

323  
685

5 6 7 8 9 0<sup>m</sup> 1 2 3 4 5 6 7 8 9 0

始



神谷衡平編

註解  
支那短篇小說萃選

東京 文求堂印行



支那短小篇說萃選

萃

神谷平衡編著

大正十五年

東京文求堂印行

大正  
15. 6. 5  
內交

## 序

本書は曩に編したる「註解支那長篇小説選鈔」の姉妹本として出せるものにして、短篇物たる「覺世名言」「西湖佳話」「今古奇觀」「京本通俗小説」の四種に就き、各一篇乃至二篇を採りて載録せり。

「覺世名言」は彼の有名なる李笠翁の著にして清朝乾隆頃の作なり。全部十二篇より成り、各篇皆「樓」を以て名とす、故に亦「十二樓」とも稱す。其中最も面白きは「拂雲樓」と「奪錦樓」となれ共、前者は篇章稍長くして長篇に類すれば、本書には後者を採れり。「西湖佳話」も乾隆年間の作なれ共、作者の誰なるやを知らず。全篇十六種の短篇を蒐む。何れも西湖を中心とせる逸事傳説にして、個々風韻に富まざる無し。就中名妓蘇

小小の事を叙したる「西冷韻蹟」と本書に載せたる「雷峰怪蹟」を以て最佳作と稱すべし。「今古奇觀」は此種小説中最も著名なるものなり。作者の姓氏は例に依つて詳ならざるも、著作の年代は萬歴以後の明末なることは確なり。載する所の四十篇の小説中「杜十娘」「賣油郎」等最も有名にして人口に膾炙さるゝも、小説としての價値は、余は本書に採録したる二篇を以て最も勝れたりと思惟す。「京本通俗小説」は本書に録したる「拗相公」中に王安石を先朝の宰相と稱し、又宋を指して我朝と云へるに見るも、南宋時代の作なるは間違無しと思はるゝも、何人の作なるかは固より不明なり。此書原本の篇數は相當多かりしものならんも、今は散逸して多く傳はらず、現に知られるものは僅に「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等

第十卷より第十六卷までなり。此等は何れも内容文章共に清楚にして、今古奇觀等に比して遙かに滋味多きを覺ゆ。尙其第二十一卷として「金虜海陵王荒淫」なる一篇有れ共、非倫穢褻讀むに堪えず。

原來支那小説は通常「章回小説」「筆記小説」の二目に分つ。前者は即ち章を逐ひ回を累ねて叙説せる白話文體の長篇物にして、後者は其文章凡て文言體にして、極めて斷片的なる隨筆雜記の類を云ふ。本書に蒐めたる覺世名言等四種の小説は、之れを筆記小説と謂はんは固より當らず。又其叙事の内容より見れば章回小説に類すれ共、所謂「章回」に非ず。此種の白話小説は、余の寡聞なる、此四種を除きて——近時流布せる白話聊齋の如きは原書に非れば算せず——他に之有るを知らず。

大正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編者誌す。

目次

奪錦樓	覺世名言	.....	一
雷峰怪蹟	西湖佳話	.....	二〇
洞庭紅	今古奇觀	.....	四
孝女藏兒	今古奇觀	.....	七
拗相公	京本通俗小說	.....	九



一發 全ク、又ハ益々  
 莫說 ……ナルハ言ハ  
 就是 縱令、ヨシンバ  
 女紅 女工ニ同ジ、女  
 比並下來 比ベテ見劣  
 リガスル  
 搶眼不過 搶眼ハ目チ  
 奪フ、目モ眩ム程ニ  
 美イ、不過ハ甚シキ  
 意、(不過ノ譯以下之  
 ニ做フ)  
 許 婚嫁ヲ約束スル  
 做主 主張スル、又思  
 フ通りニスル  
 來得 ヤリ万  
 動不動 ヤ、モスレバ  
 議親 親ハ婚姻、縁談

嫵媚似一日。到了十四歲上。一發使人見面不得。莫說少年子弟看了。無不消魂。就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瞥面遇見。也要說兩聲愛死愛死。資性極好。只可惜不曾讀書。但能記帳打算而已。至於女紅針指。一見就會。不用人教。穿的是縞衣布裙。戴的是銅簪錫珥。與富貴人家女兒立在一處。偏要把他比並下來。旁邊議論的人。都說縞布不讓綺羅。銅錫不輸金玉。只因他搶眼不過。就使有財有力的人家。多算多謀的子弟。都群起而圖之。

小江與邊氏。雖是夫妻兩口。却與警敵一般。小江要許人家。又不容邊氏做主。邊氏要招女婿。不使小江與聞。兩個我瞞着你。你瞞着我。都在人背後做事。小江的性子。在家裏雖然倔強。見了外面的朋友。也還藹然可親。不像邊氏來得潑悍。動不動要打上街坊。罵斷隣里。那些做媒的人。都說丈夫可欺。妻子難惹。求男不如求女。瞞妻不若瞞夫。所以邊氏議親的人家。都在小江議就之前面。兩個女兒

不怕他云々 父親タル  
 彼レノ關知セザルチ  
 省得 面倒ガ無クテ濟  
 ム、免カレ得ル  
 曉事的 物事ノ分ツタ  
 做娘的 母タル者  
 狀詞可告 告訴狀ニ理  
 由ガ立ツ 告スル  
 說合 交渉スル  
 當不得 奈何セン  
 招架 引受ケル、承諾  
 スル  
 發作 怒ル  
 唾面自乾 顔ニ唾サレ  
 テモ敢テ拭キモセズ  
 自然ニ乾クヲ待ツ  
 即チゲツト耐エテキ  
 ルトノ意  
 難道…不成 マサカ  
 彼(邊氏)チ一ツ毆ツ  
 タリ、一ツ訴ヘタリ  
 スルコトガ出來ヨウ  
 只得 己ムチ得ズ

各選一個女婿。都叫他揀了吉日。竟送聘禮上門。不怕他做爺的不管。省得他預先知道。又嫌張嫌李。不容我們做主張。有幾個曉事的人說。女兒許人家。全憑父親做主。父親許了。就是做娘的不依。也還有狀詞可告。沒有做官的人。也為悍婦所制。倒丟了男子漢。憑內眷施為之理。就要別央媒人。對小江說合。當不得做媒的人。都是欺善怕惡。叫他瞞了邊氏。就個個頭疼。不敢招架。都說得罪於小江。等他發作的時節。還好出頭分理。就受些凌辱。也好走去稟官。得罪了邊氏。使他發起性來。男不與婦敵。莫說被他咒罵。不好應聲。就是揮上幾拳。打上幾拳。也只好忍疼受苦。做個唾面自乾。難道好打他一頓。告他一狀不成。所以到處央媒。並無一人肯做。只得自己對着小江。說起求親之事。小江看見做媒的人。只問妻子。不來問他。大有不平之意。如今聽見求親二字。就是空谷足音。得意不過。自然滿口應承。那裡還去論好歹。



令正 人ノ妻ノ尊稱、  
令聞

盤盒 結納ノ禮物ヲ容  
レ器、即チ其禮物  
ヲ指シテ言フ  
過門 家ニ來ル

還只說 說ハ思フ

帖 儀禮ノ書狀  
眷侍 教弟ノ眷顧ヲ忝  
シ、教訓ニ侍スル所  
ノ、貴下ノ弟分ナル  
トノ意、此下ニ自家  
ノ姓名ヲ書ス

牢食 牢獄テ四人ニ與  
ヘル食物

主婆 主婦

那求親的人又說。衆人都怕令正。不肯做媒。却怎麼處。小江道。兩家沒有通好。所以用着冰人。如今我親口許了。還要甚麼媒人。求親的人得了這句話。就不勝之喜。當面選了吉日。要送盤盒過門。小江的主意也與妻子一般。預先並不通知。直待臨時發覺。不想好日多同。四姓人家的聘禮。都同一時一刻。送上門來。鼓樂喧天。金珠羅列。辨不出誰張誰李。還只說送聘的人家。知道我夫妻不和睦。惟恐得罪了一邊。所以一姓人家備了兩副禮物。一副送與男子。一副送與婦人。所謂寧可多禮。不可少禮。及至取帖一看。誰想眷侍教弟之下。一字也不肯雷同。倒寫得錯綜有緻。頭上四個字合念起來。正合着百家姓一句。叫做趙錢孫李。夫妻兩口就不覺四目交睜。兩聲齊發。一邊說。我至戚之外。那裡來這兩門野親。一邊道。我喜盒之旁。何故增這許多牢食。小江對着邊氏說。我家主公不發回書。誰敢收他一盤一盒。邊氏指着小江說。我家主婆不許動手。誰敢接他一線一絲。丈夫又

胡行 無茶ナ事ヲスル  
擡越 擡ハ理非ヲ混同  
斯打起來 越ハ越權  
虧得 幸ニモ、……ノ  
不由分說 有無ヲ言ハ  
禮單 禮物ノ目錄  
替他收下 受收メテヤ  
人ノ爲メニノ意  
扯了 容器カラアケル  
打發 遣ハス  
經官 官憲ノ手ヲ煩ハ  
末着 最後ノ手段  
親翁 縁紐ノ親同志互  
ニ親家ト稱ス、翁ハ  
搶奪 嫁チ奪テ行クナ  
只消云々 消ハ用ノ  
テシテ 只邊氏一人ヲ以

問妻子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若論在家的女兒。也該是我父親爲政。若論出嫁的妻子。也該是我丈夫爲政。你有什麼道理。輒敢胡行。妻子又問丈夫說。娶媳由父。嫁女由母。若還是娶媳婦。就該由你做主。目今是嫁女兒。自然由我做主。你是何人。敢來攙越。兩邊爭競不已。竟要厮打起來。虧得送禮之人一齊隔住。使他近不得身。交不得手。邊氏不由分說。竟把自己所許的。照着禮單。件件都替他收下。央人代寫回帖。打發來人去了。把丈夫所許的。都叫人推出門外。一件不許收。小江氣憤不過。偏要扯進門來。連盤連盒。都替他倒了。自己寫了回帖。也打發出門。小江知道這兩頭親事都要經官。且把告狀來做了末着。先以早下手爲強。就吩咐親翁。叫他快選吉日。多備燈籠火把。僱些有力之人。前來搶奪。且待搶奪不去。然後告狀也未遲。那兩姓人家果然依了此計。不上一兩日。就選定婚期。僱了許多打手。隨着轎子前來。指望做個萬人之敵。不想男兵易鬪。女師難降。只消一

千証 証人  
只對 不着 對頭  
做對 不着 對頭  
手無 不着 對頭  
不由 縣斷 所管 縣衙  
府堂 府上 審問 府  
准出 受理 府上 准  
少不得 是非 府上  
太守 知府 府上 長官  
刑尊 明代 各府 在  
官尊 代理 府上 推  
進士 舊時 科舉 試驗  
中最高 會試 合格  
學位 詳與 合格  
那長 篇小 說選 鈔見  
懸牌 審判 府上 牌  
提審 呼出 府上 牌  
盤駁 訊問 府上 牌

會打官司云々 筆硯  
共ニスル友人同志  
訴訟沙汰及アコト  
モ出来ルトハ人ノ言  
フコトガガ、枕チ一  
ツニスル夫婦同志ノ  
裁判沙汰ハマダ聞イ  
タコトガナイ  
喊起屈來 不平 叫ア  
指定 屹度 目指シテ  
光棍 無頼ノ遊民  
原 諒察スル、同情ス  
椿 上ニ一チ省キタル  
ナリ、一ツノ、一件

一枝火籤 一本ノ火急

個邊氏捏了門門的槓子。橫驅直掃。竟把過去的人役。殺得片甲不留。一個個抱頭鼠竄。連花燈彩轎燈籠火把。都丟了一半下來。叫做借寇兵而齎盜糧。被邊氏留在家中。為將來遺嫁之用。小江一發氣憤不過。就催兩位親翁。速去告狀。親翁知道狀詞難寫。沒有把親母告做被犯。親翁填做干證之理。只得做對頭不着。把打壞家人的事。都歸併在他身上。做個師出有名。不由縣斷。竟往府堂告理。准出之後。小江就遞訴詞一紙。以作應兵。好替他當官說話。那兩姓人家少不得也具訴詞。恐怕有夫之婦不便出頭。把他寫做頭名干證。說是媳婦的親母。好待官府問他。

彼時太守缺員。乃本府刑尊署印。刑尊到任未幾。最有賢聲。是個青年進士。准了這張狀詞。不上三日。就懸牌提審。先喚小江上去。盤駁了一番。然後審問四姓之人。具狀上有名的媒妁。只除邊氏不叫。因他有丈夫在前。只說丈夫的話。與他

所說的一般。沒有夫妻各別之理。那裡知道被告的干證。就是原告干証的對頭。女兒的母親就是女婿丈人的讐敵。只見人說會打官司同筆硯。不會見說會打官司共枕頭。邊氏見官府不叫。就高聲喊起屈來。刑尊只得喚他上去。邊氏指定了小江說。他雖是男人。一些主意也沒有。隨人哄騙。不顧女兒終身。他所許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光棍。所以小婦人便宜行事。不肯容他做主。求老爺從公判斷。刑尊聽了。只說他情有可原。又去盤駁小江。小江說。妻子悍潑異常。只會欺凌丈夫。並無一長可取。別事欺凌。還可容恕。婚姻是椿大典。豈有丈夫退位。讓妻子專權之理。

刑尊見他也說得是。難以解紛。就對他二人道。論起理來。還該是丈夫作主。只是家庭之事。儘有出於常理之外者。不可執一而論。待本廳喚你女兒到來。且看他意思何如。還是說爺講的是。娘講的是。二人磕頭道。正該如此。刑尊就出一枝

ノ差札、簽ハ人ヲ召喚スル時標トシテ持タセラル竹片又ハ木片  
喚便去喚 喚アニハ喚  
面孔 容貌、オモモチ  
皂快 皂班ト快班、前  
者ハ牢獄ノ押丁、後  
者ハ捕手役人  
簽差 召喚ノ使ニ行ツ  
タ小役人  
好似 ……ヨリモ好イ

清官 清廉ナ官吏、偏  
頗ナキ官吏、此一句  
ハ諺ナリ

害羞 羞シガル、ハニ  
カム

火簽。差人去喚女兒。喚便去喚。只說他父母生得醜陋。料想茅茨裡面開不出好花。還怕一代不如一代。不知醜到甚麼地方方纔底止。就做一副喫驚見怪的面孔。在堂上等他。誰想二人走到。竟使滿堂書吏與皂快人等。都不避官法。一齊挨擠攏來。個個伸頭。人人着眼。竟像九天之上。掉下個異寶來的一般。至於堂上之官。一發神搖目定。竟不知二位神女從何處飛來。還虧得簽差稟了一聲說。錢小江的女兒拿到。方纔曉得是茅茨裡面開出來的異花。不但後代好似前代。竟好到沒影的去處方纔底止。驚駭了一會。就問他道。你父母二人不相知會。竟把你們兩個。許了四姓人家。乃至審問起來。父親又說母親不是。母親又說父親不是。古語道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所以叫你來。問平昔之間。還是父親做人好。母親做人好。

這兩個女兒平日最是害羞。看見一個男子。尚且思量躲避。何況滿堂之人。把

恨不得 心中是非ニト  
願フコト  
掀開 幕、簾ナドナマ  
クリ開クコト  
桌圍 桌ノ周圍ニ垂レ  
タル布  
鑽進去 モグリ込ム

將就 イ、カゲンノ、  
間ニ合セノ、劣等ナ  
配得來 添ハセラレル  
拘攏來 呼出シ集メ寄  
セル  
配得過 配得來ニ同シ  
成親 結婚スル  
罷了 而已、ノミ  
防備 準備シテナル、  
控ヘテキル

後生 若者

幾百雙眼睛。釘在他二人身上。恨不得掀開官府的桌圍鑽進去。權躲一刻。誰想官府的法眼。又比衆人不同。分外分明。看之不足。又且問起話來。叫他滿面嬌羞。如何答應得出。所以刑尊問了幾次。他並不作聲。只把面上的神色。做了口供。竟像他父母做人。都有些不是。為女兒者。不好說得的一般。刑尊默喻其意。思想這樣絕色女子。也不是將就男人可以配得來的。如今也不論父親許的是。母親許的是。只把那四個男子。一齊拘攏來。替他比並比並。只要配得過的。就斷與他成親罷了。算計已定。正要出簽去喚男子。不想四姓之人。一齊跪下來稟道。不須老爺出簽。小的們的兒子都現在二門之外防備。老爺判親與他。故此先來等候。待小的們自己出去。把人喚進來就是了。刑尊道。既然如此。快出去喚來。只見四個人去不多時。各人扯着一人走進來。稟道。這就是兒子。求老爺判親與他。

刑尊抬起頭來。把四個後生一看。竟像一對父母所生。個個都是奇形怪狀。莫

能夠ハ足ル意ナレ  
ドモ此二字ニテ能一  
矮子字ニ同シ  
一寸法師

越問得勤云々 問詰メ  
レバ問詰メル程泣入  
ツチシマフ、越ハ愈  
勤ハ類ノ意

說標致的沒有。就要選個四體俱全。五官不缺的。也不能够。心上思量道。二女之夫少不得出在這四個裡面。矮子隊裡選將軍。叫我如何選得出。不意紅顏薄命亦至於此。嘆息了一聲。就把小江所許的。叫他跪在東首。邊氏所許的。叫他跪在西首。然後把兩個女兒喚來。跪在中間。對他分付道。你父母所許的人都喚來了。起先問你。你既不肯直說。想是一來害羞。二來難說父母的不是。如今不要你開口。只把頭略轉一轉。分出個向背來。要嫁父親所許的。就向了東邊。要嫁母親所許的。就向了西邊。這一轉之間。關係終身大事。你兩個的主意須要定得好。說了這一句。連滿堂之人都定睛不動。要看他轉頭。誰想這兩位佳人。起先看見男子進來。倒還左顧右盼。要看四個人的面容。及至見了奇形怪狀。都低頭合眼。暗暗的墜起淚來。聽見官府問他。也不向東。也不向西。正正對了官府。就放聲大哭起來。越問得勤。越哭得急。竟把滿堂人的眼淚都哭出來。個個替他稱冤叫苦。刑尊

案桌 公事ヲ處理スル  
机

勾消 一筆棒ヲ引イテ  
抹殺スル  
官媒 官役ニ充タル婦  
女、官ヨリ女子ノ配  
遇者ヲ擇ア場合ニハ  
其事ニ充ル  
審單 判決書  
讞詞 判決文

道。這等看起來。兩邊所許的各有些不是。你都不願嫁他的了。我老爺心上也正替你躊躇。沒有這等兩個佳人。都配了村夫俗子之理。你且跪在一邊。我自有處。叫他父母上來。小江與邊氏一齊跪倒案桌之前。聽官吩咐。刑尊把案桌一拍。大怒起來道。你夫妻兩口全沒有一毫正經。把女兒終身視為兒戲。既要許親。也大家商議商議。看女兒女婿可配得上。為甚麼把這樣標致女兒。都配了這樣的女婿。你看方纔這種哭法。就知道配成之後。得所不得所了。還虧得告在我這邊。除常律之外。另有一個斷法。若是別位官。定要拘泥成格。判與所許之人。這兩條性命就要在他筆底勾消了。如今兩邊所許的都不作准。待我另差官媒。與他作伐。定要嫁個相配的人。我今日這個斷法。也不是曲體私情。不循公道。原有一番至理。待我做出審單。與衆人看了。你們自然心服。說完之後。就提起筆來。寫出一篇讞詞道。

媚竈、論語ニ其媚於  
 奧、寧媚於竈トアル  
 ナ借リテ、主婦ニ取  
 入ル意ニ用ヒタルナ  
 盜鈴、掩耳盜鈴ナリ、  
 即チ邊氏ノ怒ヲ知リ、  
 ツ、モ密ニ小江ト婚  
 議ヲ定ムルノ意、  
 外ハ主人、中ハ主婦、  
 二秘シテ小江ヲ説落  
 トス、  
 東家食分、西家宿、昔山  
 東二家、女子アリ、  
 西家ハ富メドモ醜男  
 ニシテ、西家ハ貧シケ  
 レドモ美男ナリ、此  
 女子其母ノ問ニ對シ  
 テ東家ニ食シテ西家  
 ニ宿セント答ヘシト  
 云フ  
 六禮、納采、(縁談決定  
 ナルコト) 納徴、(結婚  
 ノ禮物ヲ送ルコト) 納  
 禮、(結婚ノ日トナシ  
 メテ、女家ニ申送ルコ  
 ト) 親迎、(當日婿ガ自  
 ラ女家ニ迎ニ行クコ  
 ト)

チトシテ女家ニ申送  
 ルコト) 納徴、(結婚  
 ノ禮物ヲ送ルコト) 納  
 禮、(結婚ノ日トナシ  
 メテ、女家ニ申送ルコ  
 ト) 親迎、(當日婿ガ自  
 ラ女家ニ迎ニ行クコ  
 ト)

三茶、三ノ意味不明、  
 但茶樹ハ原來實チ播  
 キテ生ズルモノナリ  
 又結婚ニハ他物ナリ  
 納茶、茶送ル、故ニ結  
 納、茶禮トモ云フ、  
 絲、納茶、茶送ル、故ニ結  
 納、茶禮トモ云フ、  
 免、供者共、蔓草ノ名、  
 口供ヲ押サセル  
 私、下好、瓜印ヲ押サセル  
 解、送ハ好、瓜印ヲ押サセル  
 生、童ハ送、好、瓜印ヲ押サセル  
 者、童ハ送、好、瓜印ヲ押サセル

奪錦樓

審得錢小江與妻邊氏。一胞生二女。均有姿容。人人欲得以爲婦。某某等希冀聯姻。非一日矣。因其夫婦異心。各爲婚主。媚竈出奇者。既以結締欺男爲得志。盜鈴取勝者。又以掩中襲外爲多功。遂致兩不相聞。多生註誤。二其女而四其夫。既少分身之法。東家食分西家宿。亦非訓俗之方。相女配夫。怪妍媸之太別。審音察貌。憐痛楚之難勝。是用以情順理。破格行仁。然亦不敢枉法以行私。仍效引經而折獄。六禮同行。三茶共設。四婚何以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均不可少。茲審邊氏所許者。雖有媒言。寔無父命。斷之使就。慮開無父之門。小江所許者。雖有父命。寔無媒言。判之使從。恐開無媒之徑。均有妨於古禮。且無裨於今人。四男別締絲蘿。二女非其伉儷。寧使噬臍於今日。無令反目於他年。此雖救女之苦心。抑亦算男之善策也。各犯免供。僅存此案。

做完之後。付與值堂書吏。叫他對了衆人。高聲朗誦一遍。然後把衆人逐出。一概免供。又差人傳諭官媒。替二女別尋佳婿。如得其人。定要領至公堂。面相一過。做得他的配偶。方許完姻。官媒尋不幾日。領了許多少年。私下說好。當官都相不中。刑尊就別生一法。想在文字之中。替他擇婿。方能够才貌兩全。恰好山間的百姓。拿着一對活鹿解送他。正合刑尊之意。就出一張告示。限於某月某日。舉考生童。叫生童於卷面之上。把已冠未冠四個字。改做已娶未娶。說本年鄉試不遠。要識英才於未遇之先。特懸兩位淑女兩頭瑞鹿。做了錦標。與衆人爭奪。已娶者以得鹿爲標。未娶者以得女爲標。奪到手者。即是本年魁解。考場之內原有一所空樓。刑尊喚邊氏。領着二女。住在樓上。把二鹿養在樓下。暫懸一匾。名曰奪錦樓。告示一出。竟把十縣的生童。引得人人興發。個個心痒。已娶之人還只從功名起見。搶得活鹿到手。止不過得個彩頭。那些未娶的少年。一發踴躍不過。未曾折

奪錦樓

科舉ニ應ズル資格ヲ得タルモノ、後者ハ未ダ然ラザル者、支那長篇小説選鈔參照）卷ハ考卷ニテ試験ノ答案、第一試驗一省ノ生員ガ省城ニ會シテ應試ス、之レニ合格セバ舉人ト稱スル。優勝者ニ與フル。魁賞、優等者、郷試ヲ受クル者メニ送り出サル、者ノ首位者ト云フ。意、賞品、小登科、景品、及第スルヲ大登科ト云ヒ、新妻ヲ娶ルチ小登科ト云フ。等案決定ヲ待ツ。榜掲示。覆試、本試驗ノ後ニ再レニヨリテ席次ヲ決

機括定ス。相適スルコト、即チ可能スルコト、即チ新婦、氣取ル、品ヲ裝身分、風鑑、人相ヲトスル術。唱名、儀禮ヲ司ル係ノ禮房者、碧紗彩轎、碧色ノ紗ヲ張ツタ美シイ轎。花紅、賞與トナリタル已進、生員トナリタル者ハ州縣學等ノ學校ニ入りタルコト、ナル、之レヲ進學ト云フ、即チ已ニ進學シタル、案上有名的、合格者決定ノ案中ニ名ヲ列シテ差圖。發落、女子得ル福。女子沒分、女ナ得ル福。拱拱手、一寸拱手ヲスル、拱手トハ兩手ヲ

桂。先有了月裡常娥。縱不能够大富貴。且先落個小登科。到了考試之日。恨不得把心肝五臟都嘔吐出來。好換這兩名絕色。考過之後。個個不想回家。都擠在府前等案。只見到三日之後。發出一張榜來。每縣只取十名。聽候覆試。那些取着的知道此番覆考。不在看文字。單爲選人材。生得標致的。就有幾分機括了。到覆試之日。要做新郎的。倒反做了新娘。一個個都去塗脂抹粉。走到刑尊面前。還要扭扭捏捏。裝些身分出來。好等他相中規模。取作案首。誰想這位刑尊不但善別人。才。又且長於風鑑。既要看他妍媸好歹。又要決他富貴窮通。所以在唱名的時節。逐個細看一番。把硃點做了記號。高低輕重之間。就有尊卑前後之別。考完之後。又分付禮房。叫到次日清晨。喚齊鼓樂。待我未曾出堂的時節。先到奪錦樓上。迎了那兩個女子。兩頭活鹿出來。把活鹿放在府堂之左。那兩個女子。坐着碧紗彩轎。停在府堂之右。再備花燈鼓樂。好送他出去成親。分付已畢。就回衙閱卷。

及至到了次日清晨。掛出榜來。只取特等四名。兩名已娶。兩名未娶。以充奪標之選。其餘一等二等。都在給賞花紅之列。已娶得鹿之人。不過是兩名陪客。無甚關係。不必道其姓名。那未娶兩名。一個是已進的生員。姓袁名士駿。一個是未進的童生。姓郎名志遠。凡是案上有名的。都齊入府堂。聽候發落。聞得東邊是鹿西邊是人。大家都舍東就西。去看那兩名國色。把半個府堂。擠做人山人海。府堂東首止有一個生員。立在兩鹿之旁。徘徊太息。再不去看婦人。滿堂書吏都說他是已娶之人。考在特等裡面。知道女子沒分。少不得這兩頭活鹿。有一頭到他。所以預爲之計。要把輕重肥瘦。估量在胸中。好待臨時牽取。誰想那邊的秀才走過來一看。都對他拱拱手道。袁兄恭喜。這兩位佳人。定有一位是尊嫂了。那秀才搖搖手道。與我無干。衆人道。你考在特等第一。又是未娶的人。怎麼說與你無干。那秀才道。少頃見了刑尊。自知分曉。衆人不解其故。都說他是謙遜之詞。

輪ニ拱キテ目ノ邊マ  
 三柳 椰ハ木板ノ敲イ  
 テ信號ヲナスモノ、  
 少時ヲ隔テ、三度打  
 過去ヤツテ行ク、進  
 ンテ行ク、最後ニナ  
 臨了終ニ、  
 打躬 腰ヲ屈メテ敬禮  
 スルコト  
 太宗師 試験官ノ稱呼  
 趕到 問ニ合フ  
 今科決 中無疑フ  
 無シ 郷試ニハ必ズ及第疑

接補 補充スル

相公 生員ノ稱呼

命犯孤鸞 一生獨身ノ  
 運命ヲ持ツテキル  
 聘 娶ル  
 過門 輿入レスル

只見三柳已畢。刑尊出堂。案上有名之人。一齊過去拜謝。刑尊就問。特等諸兄是那幾位。請立過一邊。待本廳預先發落。禮房聽了這一句。就高聲唱起名來。袁士駿之下。還該有三名特等。誰想止得兩名。都是已娶。臨了一名不到。不到的是個未娶的童生。刑尊道。今日有此盛典。這為甚麼不來。袁士駿打一躬道。這是生員的密友。住在鄉間。不知太宗師今日發落。所以不曾趕到。刑尊道。你就是袁士駿麼。好一分天才。好一枝秀筆。今科決中無疑了。這兩位佳人寔是當今的國色。今日得配才子。可謂天付良緣了。袁士駿打一躬道。太宗師雖有盛典。生員是薄命之人。不能享此奇福。求另選一名接補。不要誤了此女終身。刑尊道。這是何事。也要謙讓起來。叫禮房去問那兩個女子。是那一位居長。請他上來。與袁相公同拜花燭。袁士駿又打一躬。止住禮房。叫他去喚。刑尊道。這是甚麼緣故。袁士駿道。生員命犯孤鸞。凡是聘過的女子。都等不得過門。一有成議。就得暴疾而死。

星家 占術者  
 衣冠 儒家ヲ指シテ云  
 棄儒歸墨 墨ハ墨子ノ  
 徒、又佛家モ墨ト云  
 フ、即チ行クハ  
 出家スルトナリ

就是 ヨシヤ、ヨシン

學生 刑尊ガ自ラヲ謙  
 遜シテ稱シタル語

一來……二來……  
 ツニハ……二ツニハ

八拜之交 義兄弟ノ約  
 ヲ爲ス時ニハ互ニ四  
 回ツ、磕頭ノ禮ヲ爲  
 スニヨリ義兄弟ヲ八  
 拜之交ト云フ  
 不來 前ニ唱名ノ際刑  
 尊ガ一ニ其容貌ヲ觀  
 タトアリナガラ、郎  
 志遠ガ覆試ニ來ラザ  
 リシトスルハ作者ノ  
 不用意ナリ

生員纔滿二旬。已曾誤死六個女子。凡是推算的星家。都說命中沒有妻子。該做個僧道之流。如今雖列衣冠。不久就要棄儒歸墨。所以不敢再誤佳人。以重寒儒的罪孽。

刑尊道。那有此事。命之理微。豈是尋常星士推算得出的。就是幾番虛聘。也是偶然。那有因噎廢食之理。兄雖如此。學生斷不肯依。只是一件。那第四名。郎志遠為甚麼不到。一來選了良時吉日。要等他來做親。二來覆試的筆跡與原卷不合。還要面試一番。他今日不到。却怎麼處。袁士駿聽了這句話。又深深打一躬道。生員有句隱情。論理不該說破。因太宗師見論及此。若不說明。將來就成過失了。這朋友與生員有八拜之交。因他貧不能娶。有心要成就他。前日兩番的文字。都是生員代作的。初次是他自謄。第二次因他不來。是生員代寫。還只說兩卷之內。或者取得一卷。就是生員的名子。也要把親事讓。不想都蒙特拔。極是僥倖的。

原情原ハ諒察ノ意、  
即情狀酌量スル

冒認得去 偽名詐稱シ  
通スコトモ出來ル

消受 享受スル、果報  
ヲ身ニ受ケルコト

尊造 尊ハ敬語、造ハ  
造命ニテ持テ主レタ  
運命ナリ

了。如今太宗師明察秋毫。看出這種弊端。萬一查究出來。倒把爲友之心。變做累人之具了。所以不敢不說。求太宗師原情恕罪。與他一體同仁。刑尊道。原來如此。若不虧兄說出。幾乎誤了一位佳人。既然如此。兩名特等都是兄考的。這兩位佳人都該是兄得了。富貴功名。倒可以冒認得去。這等國色天香。不是人間所有。非真正才人。不能消受。斷然是假借不得的。叫禮房快請那兩位女子過來。一齊成親。袁士駿再三推却說。命犯孤鸞的人。一個女子尙且壓他不住。何況兩位佳人。刑尊笑起來道。今日之事。倒合着吾兄的尊造了。所謂命犯孤鸞者。乃是單了一人。不便成雙之意。若還是一男一女做了夫妻。倒是雙而不單。恐於尊造有礙。如今兩女一男。除去一雙。就要單了一個。豈不是命犯孤鸞。這等看起來。信乎有命。從今以後。再沒有蘭摧玉折之事了。

他說話的時節。下面立了無數的諸生。見他說到此處。就一齊贊頌起來說。從

造命 命トハ一生ノ福  
福ノ、依ツテ本ヅク所  
リ、天授ノサダメナ  
リ、君相ハ人ノ命ヲ  
新タニ造ルコトガ出  
來ルトノ意ハ、迎親ノ  
迎、了、去、ハ、結、婚、ノ  
意、ト、ハ、親、ト、ハ、結、婚、ノ  
日、新、郎、ガ、女、家、ヘ、新、婦、  
ヲ、迎、テ、二、人、ノ、行、ツ、タ、ト  
ナ、レ、テ、歸、ツ、テ、連、

來帝王師相。都可以爲人造命。今日這段姻緣。出於太宗師的特典。就是替兄造命了。何況有這個解法。又是至當不易之理。袁兄不消執意。竟與兩位尊嫂。一同拜謝就是了。袁士駿無可奈何。只得勉遵上意。曲狗與情。與兩位佳人立做一處。對着大恩人。深深拜了四拜。然後當堂上馬。與兩乘彩轎。一同迎了回去了。



雷峯怪蹟 西湖佳話

不語怪論語ニ子不語  
 怪力亂神トアリ  
 雷峯塔杭州西湖畔ニ  
 在リタル高塔也  
 十三年秋倒潰セリ  
 宋高宗ノ時  
 南渡シテ高宗ノ時  
 (浙江杭縣)ニ遷都シ  
 行小乙ノ次序ハ兄弟  
 長幼ノ次序ハ兄弟  
 未子  
 幕事官名  
 表叔父ノ姊妹ノ子  
 將仕大商人ヲカク稱  
 主明節(陽曆四  
 清)月二ハ祖先ノ  
 墓ニ詣ブル風習アリ  
 薦祭ル  
 箒子トハ此物ノ名ノ

嘗思聖人之不語怪。以怪之行事。近乎妄誕。而不足為訓。故置之勿論。然而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荒唐者固不足道。若事有可稽。蹟不能泯。而彰彰西湖之上。如雷峯一塔。考其始。實為鎮怪而設。流傳至今。雷峯夕照已為西湖十景之一。則怪而有常矣。你道這雷峯塔是誰所造。原來宋高宗南渡時。杭州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人叫做許宣。排行小乙。自幼父母雙亡。依傍着姐夫李慕事的家裡住。日間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舖中做主管。此時年纔二十二歲。人物也還算得齊整的。是年恰值清明。許宣要往寶叔塔寺裡。薦祖宗燒箒子。換了新衣服好鞋襪。到得寺裡燒了箒子。到大殿上隨喜。到客堂裡吃罷齋。別了和尚。還想各處偷閒去走走。剛走到四聖觀。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南。早落下微微的細雨來了。初還指

方言ナルベシ  
 四聖觀黃帝岐伯  
 秦越人扁鵲祀リ  
 指望カケル當  
 就住直キニ止ム(上  
 赤着脚ハ雨ヲ指ス)  
 官人男子ニ對スル敬  
 着雨ハ濡レル  
 婦人ガ喪章トシテ頭  
 戴孝ト云フ  
 穿青的黒イ着物ヲ着  
 女ノ供人  
 女ノ折リ左手ノ  
 上墳墓ニ參ル  
 萬福膝シ其上ニ當  
 指テ重テ左ノ敬禮ニ當  
 テル此ノ時ハ一個即一  
 度ノ意

望他就住。不意一陣一陣。只管綿綿不絕。許宣見地下濕了。難於久待。只得脫了新鞋新襪。捲做一捲。縛在腰間。赤着脚。走出四聖觀來尋船。正東張西望。恐怕沒有。忽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正打面前過。許宣一看。早認得是熟識張阿公。不勝歡喜。忙叫道。張阿公。帶我到湧金門去。那老兒搖近岸來。見是許宣。便道。小乙。官人着雨了。快些上船來。許宣下得船。張老兒搖不得十餘丈水面。只聽得岸上有人叫道。搭了我們去。許宣看時。却是一個戴孝的婦人。一個穿青的女伴。手中捧着一個包兒。要搭船。張老兒看見。忙把船搖攏道。想也是上墳遇雨的了。快上船來。那婦人同女伴上得船。便先向許宣。深深道了個萬福。許宣慌忙起身答禮。隨撥身半邊道。請娘子艙中坐。那婦人進艙坐定。許宣看是個如花似玉的美人。那婦人頻把秋波偷瞧許宣。便道。請問官人高姓大名。許宣見問忙答道。在下姓

撮 移ス 娘子ニ對スル敬  
 在下 自己ヲ卑下シテ  
 云フ 語、私、小生  
 奴家 婦人ノ自稱  
 三班 白殿直ノ武官名  
 殿直 ハ宋時ノ武官名  
 值スルハ宋時ノ職名  
 即チ白ト云フ三班官  
 モテ殿直ノ職ニ在ル  
 狼狽 ノトノ意  
 請使 フ サン、ナ目ニ  
 下ウゾ 御遠慮無  
 意、何テモナイ事  
 若 不棄時 才見棄テナ  
 クバ、オ嫌デナクバ  
 挨 ヲツト、辛ウジテ  
 拵 ナサス

慢 走 慢ハ勿ノ意、一  
 寸オ待チ下サイ、呼  
 止メテ 茶見世  
 茶坊 侍女ノ名ナリ  
 青兒 合傘スル意  
 搭 合傘スル意  
 不若 イツソ、寧ロ、  
 可知 好哩ソレハモウ  
 結構 デスガ、哩ハ語  
 勢 縮ミマセン、恐  
 不當 濟ミマセン、恐  
 門 支那ニテハ凡テ入  
 口ニテハ店先ノ意ナリ  
 翻 來テハ店先ノ意ナリ  
 東 不西 幾度モ寢返  
 手 不西 幾度モ寢返  
 半 响 長時間  
 丫 頭 年若イ小間使ノ  
 下 女

許名宣。排行小乙。婦人又問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巷。舍親生藥舖內。做些買賣。說完。就乘機問道。娘子高姓。潭府那裡。亦求見示。那婦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了。現葬在這邊。因今日清明。墳上祭掃而回。不期又值此雨。猶幸遇搭得官人之船。不至狼狽。彼此說些閒話。不覺船已到了湧金門。將要上岸。那婦人故作忸怩之狀。叫侍兒笑對許宣說道。清早出門得急了。忘記帶得零錢在身邊。欲求官人借應了船錢。到家即奉還。決不有欺。許宣道。二位請便。這些小事不打緊。因腰間取出。付了船家。各自上岸。岸雖上了。雨却不住。恐天晚了。只得要各自走路。那婦人因對許宣說道。奴家在荐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時。可到寒舍奉茶。並納還船錢。許宣道。天色已晚。不能久停。改日再來奉拜罷。說過。那婦人與侍兒。便冒雨去了。許宣忙進湧金門。從人家屋檐下。挨到三橋巷親眷家。借了一把傘。正撐着走出洋場頭。忽聽得有人叫

道。許官人慢走。忙回頭看時。却是那白娘子。獨自一人立了一個茶坊屋檐下。許宣忙驚道。娘子如何還在此。白娘子道。只因雨不住。鞋兒都踏濕了。因叫青兒回家去。取拿傘和脚下。又不見來。望官人傘下。略搭幾步兒。許宣道。我家甚近。不若娘子把傘帶去。明日我自來取罷。白娘子道。可知好哩。只是不當。許宣遞過傘來。與婦人。自己却沿人家門檐下。冒雨而回。到家吃了夜飯。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想那婦人。甚是有情。許宣天明起來。到了舖中。雖說做生意。却像失見一般。東不是西不是。挨到吃過飯。便推說有事。便走了出來。遂一徑往荐橋雙茶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問了半晌。並沒一人認得。正東西躊躇。忽見丫頭青兒。從東邊走來。許宣見了。忙問道。姐姐。你家住在那裡。特來取傘。青兒道。官人隨我來。遂引了許宣。走不多路。便道。這裡便是。許宣看時。却是一所大樓房。對門就是秀王的府牆。青兒進門。便道。許官

中堂 中央ノ座敷

四扇ノ板戸ノ  
暗隔子  
中央ノ入口  
中門ノ  
立上ル、暇乞ス  
動身  
立上ル、暇乞ス  
菜蔬  
引留メテ酒ヲ侑  
留飲  
御馳走ニアツカ  
取援  
苦留  
無理ニ引止メル  
轉借  
又借ヲスル  
著人  
人ヲシテ、人ニ  
命シテ  
等不得  
待ツテチラレ  
使得  
宜シイ、差支無  
心痒難熬  
心ガムヅム  
ズシテ耐エラレヌ、  
熬ハ耐エル  
悄悄  
密カニ  
討  
求  
メ  
ル

雷峯怪蹟

二四

人。請裡面去坐。許宣遂隨到中堂。青兒向內低聲叫道。娘子。許官人在此。白娘子裡面應道。請許官人進來奉茶罷。許宣尙遲疑。不敢入去。青兒重催道。入去何妨。許宣方走到裡面。只見兩邊是四扇暗隔子窓。中門挂着一幅青布簾。揭開簾兒入去。白娘子迎出來。深深萬福道。夜來遇雨。多蒙官人應付周全。感謝不盡。許宣道。些微何足挂齒。一面獻茶。茶罷。許宣便要動身。只見青兒早捧出菜蔬果品來留飲。許宣忙辭道。多謝娘子厚情。却不當取擾。略飲了數杯。就起身道。天色將晚。要告辭了。白娘子道。薄酌不敢苦留官人。但尊傘昨夜舍親又轉借去了。求再飲幾杯。即著人取來。許宣道。天晚等不得了。白娘子道。既是等不得。這傘只得要求官人。明日再來取了。許宣道。使得使得。遂謝了出來。

到了次日。在店中略做做生意。便心痒難熬。只託故有事。却悄悄地又走到白娘子家來討傘。白娘子見他來早。又備酒留飲。許宣道。爲一把破傘。怎敢屢擾。白

還有話說  
マダ申上ゲ  
ルコトガゴザイマス

在上  
申上ゲルコトヲ  
カ開キ下サイトノ意  
居停不穩  
生活が不安  
定テアル、居停ハ生  
活ノタヨル所  
怎生  
イカテカ  
娶親  
妻ヲ娶ル

勉強  
強ヒル  
不消  
得  
御心配ニハ  
及ビマセン、消ハ用  
ニ同ツ

五十兩一個元寶  
五十兩一個元寶  
兩(兩ハ十匁)ノ目方  
アル一個ノ馬蹄銀、  
元寶ハ銀ノ名

娘子道。飲酒飲情。原不爲傘。不妨飲一杯。還有話說。許宣吃了數杯。因問道。不知娘子有何話說。白娘子見問。又斟了一杯酒。親自送到許宣面前。笑嘻嘻說道。官人在上。真人面前不敢說假話。奴家自亡過了丈夫。一身無主。想必與官人有宿緣。前在舟中一見。彼此便覺多情。官人若果錯愛。何不尋個良媒。說成了百年姻眷。許宣聽了。滿心歡喜。却想起在李將仕家做生意。居停不穩。便怎生娶親。因此沈吟未答。白娘子見不回答。因又說道。官人有話。不妨直說。何故不回答語。許宣方說道。蒙娘子高情。感激不盡。只恨此身爲人主管。自慚窘迫。仔細尋思。實難違命。白娘子道。官人若心不願爲婚。便難勉強。若爲這些。我囊中自有餘財。不消慮得。便叫青兒。你去取些銀子來。青兒忙走到後房中去。取出一個封兒。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了。復遞與許宣道。這一封你且權拿去用。再要時。不妨再來取。許宣雙手接了。打開一看。却是五十兩一個元寶。滿面歡喜。便落在袖裏。對白娘子說

雷峯怪蹟

二五

打點停當 打點準備  
 當ハ整フ 仕度スル  
 放好 置クナリ  
 碎銀子 細カイ銀  
 壞鈔 散財スル  
 費ス 鈔ハ原來紙幣  
 ノ意ナレドモ單ニ錢  
 作主 主トナツテ盡力  
 者 罷ト云フニ同シ  
 命令法ヲ語詞  
 照管 世話スル  
 一頭親事 一頭ハ一ツ  
 口風 話合  
 財禮 結納ニ送ル金錢

道。打點停當。再來奉復。遂起身作別。青兒又取出傘來。還了許宣。許宣一徑到家。先將銀子放好。又把傘還了人。方纔睡了。

次日早起。自取了些碎銀子。買了鷄鵝魚肉之類。並果品回來。又買了一樽好酒。請姐夫與姐姐同吃。李慕事聽見舅子置酒請他。倒吃了一驚。因問道。今日為何要你壞鈔。許宣道。有事要求姐夫姐姐作主。李慕事道。既有事。何不說明。許宣道。且吃了三杯者。大家依序坐定。吃了數杯。李慕事再三又問。許宣方說道。愚舅蒙姐夫姐姐照管成人。感謝不盡。但今有一頭親事。與愚舅甚是合宜。已有口風。不消十分費力。但我上無父母。要求姐夫姐姐。與我玉成其事。李慕事夫妻聽了。只道要他出財禮。便淡淡的答應道。婚姻大事。也須慢慢商量。今日且吃酒。吃完酒。各自散去。竟不回答。過了三四日。許宣等不得。因催姐姐道。前日說的話。姐姐曾與姐夫商量麼。姐姐道。不曾。許宣道。為何不商量。姐姐道。連日姐夫有事在心。

不上緊 カチ入レヌ、  
 一生懸命ニナラヌ

攢得 金ナノコス、溜  
 私房 妻私財  
 過一會 小時經テ  
 鑿的字號 刻シテアル  
 活見鬼 正氣テ幽靈ナ  
 見ル 有リ得ナイ馬  
 鹿ゲタ 話ダトナリ  
 有甚利害 甚ハ甚麼ニ  
 同シ 何ノ恐シイコ  
 那理 トガ有リマセウヤ  
 太尉 當時武事ノ最高  
 官名  
 封印  
 封命前  
 着落 行衛  
 頭路 發ハ流罪トス  
 發邊 充軍 軍役ニ充テル

上。我不好問他。許宣道。我曉得姐姐不上緊的意思了。想是你只怕要姐夫出錢。因在袖中。取出那大錠銀子來。遞與姐姐道。我自有財禮。只要姐夫做個主兒。姐姐看見銀子。笑說道。原來你在叔叔舖裡做生意。也攢得這些私房。可知要娶老婆哩。我且收在此。待你姐夫回時。我替你說說就是了。

過一會。李慕事回來。妻子即將許宣的銀子。交與丈夫看道。我兄弟要娶親。原來銀子自有。只要你我做個主兒。須替他速速行之。李慕事接了銀子。在手中。翻來覆去。細看那上面鑿的字號。忽大叫道。不好了。我全家的性命。都要被這銀子害了。妻子道。活見鬼。不過一錠銀子。有甚利害。李慕事道。你那裡知道。現今邵太尉庫內。封記鎖押。都不動。竟不見了五十錠大銀。正着落臨安府捉賊。十分緊急。臨安府正沒尋頭路。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數。捉獲者賞銀五十兩。知情不告。及窩藏正賊者。全家發邊遠充軍。這錠銀子與榜上字號相同。若隱匿不報。日後被

出首 訴出ル  
略抖抖的發戰 ガタガ  
自作自受 自業自得  
タト顛エル

大尹 府ノ長官

當堂 調所ニ於テ、堂  
トハ公事訴訟ヲ處斷  
スル所

皂快 皂班ト快班、皂  
班ハ牢獄ノ小役人快

狗猪血 妖術者ニ犬豚  
ノ血ヲ灑掛レバ其妖

術ヲ破リ得ルモノト  
ヘラル

重刑伺候 重キ拷問ノ  
責道具ヲ用意シテ控

押着 押送シテ

人出首。坐罪不小。妻子聽了。只嚇得咯抖抖的發戰。道。不知他還是偷的。還是借的。却怎生區處。李幕事道。我那管他是借的是偷的。自作自受。不要害我一家。因拿這錠銀子。竟到臨安府出首。臨安府韓大尹見銀子是真。忙差緝捕。捉拿正賊許宣。不多時拿到許宣。當堂韓大尹喝問道。邵太尉庫中。不動封鎖。不見了大銀五十錠。現有李幕事出首。一錠在此。稱是你的。你既有此一錠。那四十九錠却在何處。你不動封鎖。能偷庫銀。定是妖人了。可快快招來。因一面吩咐皂快。備狗猪血。重刑伺候。許宣忙辨道。小的不是妖人。待小的直說。便將舟中遇着白娘子。併借傘討傘。以及留酒講親借銀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韓大尹道。這白娘子是個甚麼樣人。現住何處。許宣道。他說是白三班白殿直的妹子。現住在荐橋雙茶坊巷口。秀王牆對門。黑樓子高坡兒內。韓大尹即差捕人何立。押着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拿犯婦白氏來聽審。

一干 一組ノ  
做工的 皂快等ノ雜役  
人ヲ云フ  
冷屋 住ム人モ無キ家  
拘地方 拘ハ連レテ來  
頭ノ地方ハ名主ノ世話  
巡檢 捕盜練兵等ヲ掌  
ル地方官ノ名  
鬼 幽靈  
認錯了 家ヲ見誤ル

大家 衆人

穿白的 白衣ヲ着タ

公差 公務ヲ帶ビタ役

牌票 差紙、令狀  
對質スル

何立押着許宣。又帶了一干做工的。徑到黑樓子前一看時。却是久無人住的一間冷屋。隨拘地方並左右鄰來問。俱回稱道。此是毛巡檢家的舊屋。五六年前一。家都瘟疫死盡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誰敢還在裡頭住。且這地方並無姓白的娘子。何立因問許宣道。你莫要認錯了。不是這裡。許宣此時看見這。個光景。也驚得呆了。道。分明是這裡。纔隔得三五日。怎便如此荒涼。何立道。既是這裡。只得打開門進去。因叫地方動手。將門打開。一齊擁了入去。只見內中冷陰陰寒森森。並無一個人影。大家一層一層。直開了入去。并無一痕踪跡。直開到最後一層大樓上。遠遠望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白的婦人。坐在一張床上。衆人看見不知是人是鬼。便都立住脚。獨何立是公差。只得高聲叫道。娘子想是白氏了。府中韓太爺有牌票在此。要請你去。與許宣對甚麼銀子的公事。那婦人動也不動。聲也不做。何立沒奈何。只得大着胆子。擁衆上前。將走到面前。只聽得一聲響亮。

就似青天一個霹靂。衆人都驚倒了。響定。再近床邊一看。只見明晃晃一堆大銀子。却不見了婦人。及點點銀數。恰正是四十九錠。

何立遂叫衆人。將銀子扛到臨安府堂上。一一交明。又將所見之事。細細稟上。韓大尹聽了道。這看起來。自是妖人作祟。與衆人無干。地方鄰里盡無罪回家。許宣不合私相授受。發配牢城營。銀子如數交還邵太尉。那時太尉給賞五十兩與李幕事。一件方纔完了。惟李幕事因出首許宣。得了賞銀五十兩。又見許宣。因我出首。發配牢城。心下甚是不安。即將給賞銀子。都付許宣做盤費。又叫李將仕。與了他兩封書。一封交付與押司院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宣痛哭了一場。辭別姐夫姐姐。便同解人搭船。到了蘇州城牢營來。一到了。就將二書。投見范院長并王主人。虧二人出力。與他上下使了錢。討了回文。與解人而去。許宣毫不吃苦。就在王主人樓上歇宿。終日獨坐無聊。甚是悶人。

無干 干係が無イ  
不合 合ハ應ニ同ジ、  
不都合ニモ、又ハ：  
發配 スベキ答デアイ  
牢城營 流罪トスル  
シテ軍 役ニ服セシム  
ル營所  
盤費 旅費、入費

押司院 役所ノ名

解人 押送ノ役人、解  
ハ押送スルナリ

虧 ……ノオ庇デア  
回文 返書

丫鬟 丫頭ニ同ジ、小  
間使 年若キ侍女  
氣苦 怒氣苦惱  
跌着脚 足ズリシテ  
死冤家 死ハ咒罵ノ語  
冤家ハ仇人  
有屈無伸 屈ハ冤罪、  
伸ハ冤罪ヲ昭ニスル  
吳城 蘇州城  
趕來 追フテ來ル  
錯怪 誤ツテ惡ク思フ  
說長道短 彼レ此レ言  
フ、善イノ惡イノト  
言フ

媽媽 妻、主婦  
見過 對面ノ挨拶ヲナ  
シ終ル  
終不成 マサカ、ヨモ

許宣在蘇半載。甚是寂寞。忽一日。王主人進來。對他說道。外面有一乘轎子。坐着一位小娘子。又帶着一個丫鬟。尋你。許宣聽了吃驚。暗想道。誰來尋我。慌忙走到門前來看。不期恰正是白娘子與青青。一時見了。不勝氣苦。因跌着脚。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了官銀。害我有屈無伸。當官吃了多少苦楚。今已到了吳城。你又趕來做甚。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錯怪了我。我今特來要與你分辨。王主人見二人。只管立在門前。說長道短。恐人看見不雅。因說道。既是遠來。有話請裡面去說。白娘子乘機。便要入去。許宣倒橫身攔住道。他是妖怪。不要放他進去。王主人因將白娘子。仔細看了兩眼。帶着笑道。世上那有這等一箇妖怪。不可出口。誣人。請進去不妨。白娘子進到裡面。先與主人媽媽見過。然後對許宣說道。奴家既以身子許了官人。就是我的夫主了。終不成反來遺害官人麼。就是付銀子與官人。此是爲好。誰知有禍。若說銀子來歷不明。罪皆坐於先夫。奴家一婦人。如何

埋怨 怨ム、カコツ  
特了 特ニ、ワザム  
罷了 ヨロシイ、ソレ  
差人 役人  
毛竹 大ナ  
刷竹 大ナ  
害怕 ハタク  
姨娘 ハ母ニ同ジ、  
盤纏 旅費  
就要 去  
且留 兩日  
兩日 且ハ兎ニ  
角二 日ハ三  
硬絶 無理ニ拒否スル  
處殺 人ヲ殺シテ  
トナリ、今更ニ  
終不成 云々、マサカ私  
是非 トモ忍ナテ此處

得知。奴家一婦人如何是怪。恐官人錯埋怨。故特地來。與官人辨明白了。我去也甘心。許宣道。這都罷了。只是差人來捉時。明明見你坐在床上。爲何響了一聲。就不見了。豈不是個妖怪。白娘子笑道。那一聲響是青青用毛竹片刷板壁。弄怪嚇衆人。衆人認做怪。大家呆了半晌。故奴家往床後遁去。衆人既害怕。不敢進來。見了銀子。又以銀子爲重去了。故奴家得脫身。躲在華藏寺前姨娘家裏。便打聽得你發配在此。故帶了些盤纏來看你。并討你婚姻的信息。不期你疑我是妖怪。我只得去了。遂立起身來要走。主人媽媽忙留下道。既是遠來了。就要去。也在舍下權住幾日。白娘子尙未肯。只見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好意。再三勸留。娘子且留兩日再商量。況當日原許嫁小乙官人的。今日也難硬絕。白娘子接口道。羞殺人。終不成奴家没人要。定挨在此。主人媽媽道。既然當初已曾許下。誰敢翻悔。須選個好日子。就在此成就了百年姻眷爲妙。許宣初已認真是妖怪。今被他花言巧語。

出來 ヨウカトナリ、  
没人 要ハ所望シテ  
無イ 即人ニ嫌ハレル  
挨ハ 忍ンテ、耐ヘテ  
認眞 結認スル  
做親 丸メ込マレテ  
弄佛 仙術ヲ行フ人  
道人 呪禁ノ札ト水  
符水

疑病 疑ヒノ解ケキラ  
不禁 覺エズ  
嘆口氣 口ハ一口ナリ  
許久 久シク、永イ間

辯得乾乾淨淨。竟全然不疑了。又見他標標致致。殊覺動心。借主人媽媽之勸。便欣欣然樂從了做親之議。白娘子囊中充足。彼此喜歡。到了做親之後。白娘子放出迷人的手段。弄得許宣昏昏迷迷。如遇神仙。深恨相見之晚。時光易過。倏忽半載。一日是二月半。許宣同着幾個朋友。到臥佛寺裡看臥佛。走到寺門前。見一道人在那裡賣藥。并施符水。許宣無心偶上前去看看。那道人一見了。便吃驚道。官人頭上一道黑氣。定有妖怪纏身。其害非淺。須要留心。許宣原有疑病。一聞道人之言。便不禁伏地拜求救度。那道人與他靈符二道。吩咐他三更燒一道。自家頭髮裡藏一道。許宣到家。忙將一道。悄悄的藏在頭髮之內。那一道。要等到三更燒化。暗候時。白娘子忽嘆口氣道。我和你許久夫妻。尙沒一些恩愛。你反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燒符來壓我。你且把符來燒燒看。許宣被他說破。便不好燒。白娘子轉奪過符來。燈下燒了。全沒有一些動靜。白娘子笑道。如何。

做出來了 本性ヲ現ハ  
雲游 四方ヲ遍歴スル

照管 氣ヲ付ケル、留  
下處 住家スル  
方士 方術ヲ行フ道士

古怪 一癖有ル  
五雷 天心正法 方術ノ

任是 名ヲトヒ何ノ様ナ  
登時 立所ニ  
接將 過來 受取リテ、  
將ハ着又ハ了ノ如キ  
搓 掌テ丸メル

好胡說 隨分馬鹿ナコ  
トナ言ツタモノダ、  
好ハ甚ノ意

我若是妖怪。必然做出來了。許宣道。這不干我事。是臥佛寺前一箇雲游道人說的。白娘子道。他既說我是妖怪。我明日同你去。且叫他變一箇怪形。與你看看。

次日分付青青。照管下處。夫妻二人來到寺前。只見一簇人圍着道人。正在那裏散符水哩。白娘子輕輕走到面前。大喝一聲道。你一個不學無術的方士小人。曉得些甚麼。怎敢在此胡言亂語。鬼畫妖符。妄言惑衆。那道人猛然聽了。吃了一驚。忙將那女一看。見他面上氣色古怪。知他來歷不正。因回言道。我行的的是五雷天心正法。任是毒妖惡怪。若吃了我的符水。便登時現出形來。何況你一妖女。你敢吃我的符水麼。白娘子聽了。笑道。衆人在此做個見証。叫你且畫符來。我吃與你看。道人忙忙畫符一道。遞與白娘子。白娘子不慌不忙。接將過來。搓做一團。放在口中。用水吞了下去。笑嘻嘻立了半晌。並無動靜。看的人便七嘴八舌。罵將起來道。好胡說。這等一個小娘子。怎說他是妖怪。道人被罵。目瞪口呆。話也說不出。

一索 索ハ繩ナリ、一  
細吊ルトハ一定時吊  
ルシ上ゲテヤルトノ  
意  
哼 個不了 ウンノ  
唸  
興 地方干係 土地ノ安  
寧ト干係スル、土地  
ノ驛ギトナル、土地  
只恨爹娘云々 兩親ガ  
足ヲモウレナカツタ  
オイテ恨レナカツタ  
事ヲ恨ンダトノ意、  
爹ハ父、娘ハ母  
一閃而散 一齊ニ散ツ  
テシマツタ  
既ニ行キタイ  
カラニハ(行ツテイ  
ラツシヤイ)トノ意  
替他換了 替ハ爲メニ  
ノ意、着換ヘサセテ  
ヤツタ  
墜兒 扇ノ要ニ紐ヲ附  
ケテソレニ寶石ナド  
ヲ下ゲル、コレヲ扇  
墜兒ト云フ  
與他撮 撮グ爲メニ扇  
ヲ與ヘタトノ意

一句。白娘子道。他游方野道。毀謗閨賢。本該罰他墮落。今看列位分上。只吊他一句。索罷了。一面口中念些甚麼。只見那道人。就像有人綑縛的一般。漸漸的縮做一團。又漸漸的高高吊起空中。哼個不了。衆人看見。盡驚以爲奇。連許宣也驚得呆了。白娘子道。若不與地方干係。把這妖道。吊他一年纔好。因輕輕噴口氣。那道人早放下立地來。那道人得能落地。便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飛也似的跑去了。衆人一閃而散。夫妻依舊回家。

過了些時。又是四月初八佛生日。許宣一時高興。要到承天寺去看佛會。白娘子道。甚麼好看。既要去。因取出兩件新鮮衣服。替他換了。又取出一把扇金。上繫着一個珊瑚墜兒。與他撮。又吩咐他早早回來。勿使奴記挂。許宣答應了。便穿着一身華服。搖搖擺擺到承天寺來閒游。耳朵裡雖聽得人哄哄傳說。周將仕家典庫內。不見了許多金珠衣服。現今番捕拿人。許宣却全不在意。自同着燒香的男



奴家二同ジ、女ノ  
記自稱氣ニ懸ル、心配  
典庫捕賞  
拿人捕手  
不在意氣ニ留メ  
緝捕有心捕手ハ心ニ  
失單失ツタ品物ノ目  
不知是討究メラル、  
是のソウデアアル、間  
坐堂調所ニ出テ公事  
小的人民ガ官憲ニ對  
相對シハハト僕ガ主人ニ  
稱シ元高官ニ對スル敬  
來寺前來ハ行クナリ  
手ノ居所ヲ基準トシ

テ來去ヲ言フコト多  
シ、殊ニ南方語ニム  
催審原告又ハ被害者  
憲ニ哀願スルコト  
庫閣頭ハ庫、頭  
屈了、冤罪ヲ被ラセタ  
該房係リノ役人  
釋放スル  
幹事事ヲ處理スル、  
即蘇州へ出張ヲ命ジ  
結拜同宗ノ縁ヲ結ビ  
針子橋下ハ傍ノ意  
ヨリ高キ故ニカク云  
青目好意ヲ以テ對ス  
常直の番頭ニ同ジ  
下直の番頭ニ同ジ  
保領シテモラウ

女游玩。不期緝捕有心。看見許宣身上穿的。手裡拿的。與失單上相同。便鑽近許宣面前道。官人扇子可借我一看。許宣不知是討。遂將扇子遞與公人。衆公人看了是的。便吆喝道。賊有了。快快拿下。衆人齊上。遂把許宣一孤拿了。許宣被捉。再三分辯。衆人那裡聽他。適值府尹坐堂。衆人竟押上堂來。府尹因問道。穿的衣服扇子。既已現現被捉。其餘金珠贓物。現在何處。從實供來。免受拷打。許宣稟道。小的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贈嫁的。怎說是賊。要望相公明鏡詳察。府尹道。好胡說。獲物現與單對。怎敢以妻子推托。且你妻子今在那裡。許宣道。現在吉利橋王主人樓上。府尹即差緝捕。押了許宣。速拿白娘子來審。衆人一閃到了店中。王主人見了。驚問道。做甚麼。許宣道。白娘子害我。特來拿他。王主人道。白娘子如今不在樓上了。因你承天寺不回。他同青青來寺前尋你。至今未回。緝捕見說白娘子不在家。便鎖了王主人來回府尹。府尹道。婦人家尋丈夫。

諒去不遠。著王主人尋拿。許宣寄獄。候拿到白氏。審明定罪。此時周將仕。見拿着了許宣。正立在府堂上催審。忽家人來報道。金珠等物。都在庫閣頭。空箱子內尋着了。周將仕慌忙回家看時。果然全有。只見扇子扇墜。周將仕道。扇子或有相同。明是屈了許宣。便又到府中。暗暗與該房說知。有了情由。把他鬆放。許宣故不復問罪。只說地方不相宜。改配鎮江。

許宣將行。恰好杭州邵太尉。又使李幕事到蘇州幹事。李幕事記挂着許宣。忙到王主人家來看他。聞知改配。因說道。鎮江的李克用是我結拜的叔叔。住在針子橋下。開生藥舖。我寫書與你投他。自有好處。許宣得書。同差人不數日到了鎮江。尋到李克用家。見了李克用。將書投上。說道。小人是杭州李幕事的舅子。家姐夫有書在此。求老將仕青目。李克用看了書。便請兩個公差。同他入去吃飯。一面即差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些錢鈔。保領回家。公差討了回文自去。許

通河港 感情ヲ疏通  
スルハ一度ト云フ位ノ  
還了 仕拂ツテ  
冲撞 打突カル  
飛了一頭 頭一パイ灰  
ガカ、ツタ  
難道 ヨモヤ……テハ  
アルマイ

吃了兩場大官司 重大  
ナ訴訟ヲ二度モ食ツ  
不私休 此マ、ニハス  
マサレヌ、表沙汰ニ  
スル  
不消着急 不消ハ及バ  
ラヌ、着急ハ怒ル、イ  
ラダツ

宣到家。拜謝了克用。克用見書上。說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就留他在店中做買賣。看了幾日。見他十分精細。甚是歡喜。許宣恐衆人妒忌。因邀他們。到酒肆中一叙。通通河港。衆人吃完散去。

許宣還了酒錢出門。覺着有些醉意。恐怕冲撞了人。只低着頭。從屋檐下走。不期一家樓上。推開窗。播下熨斗灰來。飛了一頭。許宣便立住了罵道。誰家不賢之婦。難道眼睛瞎了。只見那婦人。走下樓來道。官人休罵。是奴家一時失誤。許宣抬頭看時。不是別人。恰正是白娘子。不覺怒從心上起。因罵道。你這妖賊婦。連累得我好苦。吃了兩場大官司。蘇州影也不見。却躲在這裡。遂走上前。一把捉住。今日決不私休了。白娘子忙陪笑臉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不消着急。且聽我說明了。若有差錯。再惱也不遲。前日那些衣服扇子。都是我先夫留下的。又不是賊賊。因你恩愛情深。故叫你穿在身上。誰知被人誤認。此皆是你年災月晦。與我何干。許

決必ズ、吃度  
出醜 不名譽トナル  
討布船 綿布ヲ運ブ船  
母舅 母ノ兄弟、チヂ  
任ヲトヒ……テアラ  
爲難我 妾ヲ邪魔ニス  
ル、イナメル  
那個 誰(南方方言)  
酥酥的 グツタリトシ  
キコト 酥ハ力抜ケテ軟

碼頭 埠頭、互市場

英烈龍王 水神ノ名

禿子 僧侶ヲ罵ツテ言  
フ語、坊主

宣道。那日我回家尋你。如何不見。反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尋你。聞知你被捉。決要連累我出醜。只得叫青青討布船。到此母舅家暫住。好打聽消息。我既嫁了你。生是許家人。死是許家鬼。決不走開。今幸相逢。任你怎麼爲難我。我也不放你的。許宣被他一頓甜言。說得滿肚皮的氣都消了。因說道。你在此住。難道是尋我。白娘子道。不是尋你。却尋那個。還不快上樓去。許宣轉過念來。竟酥酥的跟他上樓去住了。

此個處有廟文章之投騰云焉。

許宣與白娘子住了一夜。相好如初。依舊同搬到下處過日子。過了十幾天。白娘子拿出幾十兩銀子來與許宣。教他自到碼頭上。開個小藥舖。許宣便與李克用說了。李克用也不苦留。許宣自開店後。生意日盛一日。忽一日是七月初七。乃英烈龍王生日。許宣要去燒香。白娘子先再三勸他不要去。見他定要去。因說道。你既要去。只可在山前山後大殿上走走。切不可到方丈裡去。與禿子講話。恐他

纏你布施 纏ハウルサ  
依你便了 オ前ノ言フ  
逆リニスルノミ、便  
了ハ而已ノ意  
不防 避ケル暇モ無ク  
ノ意

不着 見着カラマ意  
捉手ニサゲル  
趕將出來 追フテ出テ  
來ル

江心 江(長江)ノ真  
中

不料 豈料ランヤ

又要纏你布施。許宣道。這個使得。依你便了。遂在江邊搭了船。徑投金山寺來。到龍王堂燒了香。然後各處閒走走。無心中忽走到方丈裡去。看見許多和尚圍着。像說法一般。方想妻子所囑之言。急急退出。却不防座上大和尚早看見了。此人滿臉妖氣。因吩咐侍者。叫他來說話。及侍者下來叫時。許宣已出方丈去了。大和尚見叫他不着。便自提了禪杖。趕將出來。趕到寺前。見衆人皆欲渡江。因風大。尚立在門外等待。

忽見江心裡一隻小船。飛也似來得快。衆人都驚道。這些些小船怎麼不怕風。又來得快。此時許宣也立在衆人中。昂頭爭看。不期那來的小船。恰正是白娘子與青青。立在上面。許宣正吃驚。要問他來做甚麼。只見白娘子早遠遠叫道。丈夫。風大。我特來接你。可速速上船來。許宣聽了。一時沒主意。正要下船。不料大和尚在後看得分明。大喝一聲道。孽畜。你到此做甚麼。正要舉杖打去。只見白娘子與

連船 船諸共ニ

見問 問ハレル

湖南 西湖ノ南岸ヲ云  
者 命合法ノ助詞、罷  
ニ同ジ

十惡 一謀反、二謀大  
逆、三謀叛、四惡逆  
五不道、六大不敬、  
七不孝、八不睦、九  
不義、十內亂

青青。連船都翻下水底去了。許宣看見。嚇得魂不附體。忙問人道。這禪師是誰。有認得的道。這是法海禪師。要算當今的活佛。正說不了。那禪師早着侍者。喚許宣去問道。你從何處遇此孽畜。許宣見問。遂將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道。雖是宿緣。也因汝慾念太深。故兩次三番迷而不悟。今喜汝災難已過。可速回杭。修身立命。如再來纏。你可到湖南淨慈寺裡來尋我。有詩四句。你可牢記者。

本是妖蛇變婦人 西湖岸上賣嬌聲

汝因慾重遭他計 有難湖南見老僧

許宣拜謝了禪師。急急回家。果然白娘子與青青都不見了。此時方信二人真是妖精。次早到針子橋李克用家。把此事告訴了一遍。李克用便教許宣搬到他家來暫住。過不數日。朝廷有恩赦到來。除十惡大罪。其餘盡皆釋放。許宣聞赦。滿心歡喜。遂拜謝李克用回杭。到家即見姐夫姐姐。拜了四拜。拜畢。李慕事即發語

喜信 日出度イ事ノ知  
ラセ

虧負 辜負スル  
婦人家 婦人タルモノ  
女ノ身

不打緊 何デモナイ、  
仔細無イ

適值 丁度其時、值ハ  
時ニ際スル意

道。兩次官司。我也曾出些氣力。舅舅你好無情。怎娶了妻子在外。就不通個喜信與我。是何道理。許宣道。我並不會娶妻。姐夫此話。從那裡說起。正說不了。只見姐姐同了白娘子青青。從內裡走出來道。娶妻好事。何必瞞人。這不是你妻子麼。許宣一見。魂不附體。急叫姐姐道。他是妖精。切莫信他。白娘子因接說道。我與你夫妻一場。並無虧負你處。為何反聽外人言語。與我不睦。我婦人家。既嫁了你。却叫我。又到那裡去。一面說。一面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許宣急了。忙扯李幕事出外去。將前面之事。細細的說了一遍。又道。此婦實是個蛇精。不知有法可以遣他。李幕事道。若果是蛇。不打緊。白馬廟前有個捉蛇戴先生。極善捉蛇。我同你去。接他來捉就是了。

二人去時。適值戴先生立在門首。便問。二位有何見教。李幕事道。舍下有一條大蛇。相煩一捉。先奉銀一兩。待捉蛇後。另又相謝。戴先生收了銀子。問了住處道。

隨後 直グ後カラ  
雄黃 硫磺、又硫  
黃ノ粉末ヲカク稱ス  
一徑 直チニ、ズツト  
甚人 何人

捉他不到 蛇ヲ捉ヘ能  
ハヌ、不到ハ目的ヲ  
達シ能ハヌ意  
把蛇 把ハ小サナト云  
打帳 入口ノ幕ヲカキ  
寒毛 毫毛ニ同ジ、ム  
單 只々  
吊桶 ツルベ桶

死命的 命辛々、一生  
懸命ニ

二位請先回。在下隨後即到。忙裝了一瓶雄黃。一瓶煮的藥水。一徑來到李家。許宣接着。指他到裡邊房內去捉。戴先生走到房門前。只見房門緊閉。因敲敲門道。有人在此麼。內裡問道。你是甚人。敢到此內裡來。戴先生道。我非輕易到此。是你家特特請我來捉蛇的。白娘子曉得是許宣請來捉他。便笑說道。蛇果是有一條。只怕你捉他不到。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俱出名叫做戴捉蛇。何況這條把蛇。怎麼就捉不到。內裡忽開門了說道。既會捉。請進來。戴先生纔打帳走進去。只見房門口。忽颺起一陣冷風來。直颺得人寒毛逼豎。單現出一條吊桶粗的大蟒蛇來。一雙眼睛就是兩隻燈盞。直射將來。戴捉蛇突然看見。吃了一驚。望後便倒。連雄黃藥水瓶兒。都打得粉碎。那蛇張開血紅的大口。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咬先生。先生見蛇來咬。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脚。死命的跑出堂前。李幕事與許宣迎着他道。捉得如何了。戴先生道。原銀奉還。蛇是我捉。妖怪如何我捉

幾乎 殆ンド  
送了 命ヲ失フ

轉是 ヤガテ

帶累 マキノヘスル

無心中 思ハズモ、知  
ラズ

監寺 執事僧

却好 丁度折好ク  
納頭 頭ヲ差伸ベテ地  
ニヒレ伏ス

得。幾乎連我性命都送了。頭也不回。竟跑了去了。

二人你看我我看你。無計可施。轉是白娘子叫許宣入去。說道。你好大胆。怎敢叫捉蛇的來捉我。你若和我好意。便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一城百姓。都要死於非命。許宣聽了。心寒胆戰。不敢做聲。便往外跑。一直跑出清波門外。再三躊躇。却無可奈何。忽想起金山寺法海禪師來。會吩咐道。若妖怪再來纏。你可到湖南淨慈寺來尋我。今無心中走來此間。何不進去求他。遂一徑走到淨慈寺來。急問監寺。法海禪師會到上刹來否。監寺回道。不曾來。許宣聽說不在。又不敢回家。性急起來。遂走到長橋。看看一湖清水道。倒不如我死了罷。省得帶累別人。正要躡身跳下。只聽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有事還須商量。許宣回頭一看。却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鉢。手提禪杖。却好走來。許宣納頭便拜道。救我弟子一命。禪師道。這孽畜如今在那裡。許宣道。現在姐夫家裡。禪師因取出鉢盂。遞與許宣

劈頭一罩 急ニ頭ニ向  
ツテ被セル  
按住 壓サヘツケル  
洋理 考、方法、

罵張罵李 罵リ當リ散  
ラス  
眼慢 眼ガ届カヌ、氣  
ガ付カヌ  
演 ソツト忍寄ル  
鬆手 手ヲ緩メル

發落 處理スル、仕末  
ヲツケル

天條 天ノ條理

道。你悄悄到家。不可使婦人得知。可將此鉢。劈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按住。不可心慌。我自有道理。

許宣拜謝了禪師回家。只見白娘子正在那裡罵張罵李。許宣乘他眼慢。演到他身邊背後。悄悄的將鉢盂。往白娘頭上。一罩。用盡平生之力。按將下去。漸漸的壓下去。壓到底。竟不見了白娘子之形。不敢鬆手。緊緊按住。只聽得鉢盂內叫道。我和你數載夫妻。何苦將我立時悶死。略放鬆些。也是你的情。許宣正沒法處置。忽報道。外邊有一個和尚。說來收妖怪的。許宣聽得。忙叫李幕事。快請進來。禪師到了。許宣說道。妖蛇已罩在此。求老師發落。不知禪師口裡念些甚麼。念畢。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傀儡一般。伏在地下。禪師喝道。是何孽畜。怎敢纏人。可說備細。白娘子道。我本是一蟒蛇。因風雨大作。來到西湖。同青魚一處安身。不想遇着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定。有犯天條。所幸者。實不曾傷生害命。望

扯下襦袴引ハツス  
 磚煉瓦喜捨ヲ募ル、勸  
 化緣喜捨ヲ募ル、勸  
 江湖錢塘江ノ潮ヲ分  
 奔騰勢ノ猛烈ヲ極ム  
 披剃僧ヲ出家スル  
 坐化坐シテマ、遷化  
 憑弔古チタヅネ跡ヲ

雷峰怪蹟  
 四六  
 老師慈悲。禪師道淫罪最大。本不當恕。姑念你千年修煉。僅免一死。快現本形。白娘子乃現了白蛇一條。青青乃現了青魚一尾。那白蛇尚昂起頭來。望着許宣。禪師便將二怪。置於鉢盂之內。扯下襦袴一幅。封了鉢盂口。拿到雷峰寺前。將鉢盂放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壓於其上。後來許宣又化緣而成了七層。使千年萬載。白蛇與青魚不能出世。禪師自鎮壓後。又留偈四句道。  
 雷峰塔倒 西湖水乾 江湖不起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頌罷。大衆作禮而散。惟許宣情願出家。就拜法海禪師爲師。披剃於雷峰塔下。修行有年。一夕無病坐化。衆僧買龕燒骨。造骨塔於雷峰之下。怪蹟必不足紀。然雷峰自此而成名於西湖之上。故景仰雷峰。又不得不憑弔其怪事云。

洞庭紅 今古奇觀

做着云々 習ハ 出來ス  
 家業家産  
 生意仲商  
 夥計仕入  
 揚揚ノ  
 一ノ  
 喬人ノ  
 一ノ  
 哄得ノ  
 兀自ノ  
 做ノ  
 將就ノ  
 對合ノ  
 利益元値ト同額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蘇洲閭門外。有一人姓名實字若虛。生來心思靈巧。做着便能。學着便會。琴棋書畫。吹彈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間曾有人相他有百萬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營求生產。坐吃山空。將祖上遺下千金家事。看看滑下來。以後曉得家業有限。看見別人經商圖利的。時常獲利幾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一日聽人說。北京扇子好賣。他便合了一個夥計。置辦扇子起來。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將禮物。求了名人詩畫。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揚了幾筆。便值數兩銀子。中等的。自有一樣喬人。一隻手學寫了這幾家字畫。也就哄得人過。將假當真的賣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來的。下等的。無金無字畫。將就賣幾十錢。也有對合利錢。是看得見的。揀箇日子。裝了箱兒。到了北京。

發市 賣出ス  
搵幌 揚々ト歩ク  
只叫得苦 只一聲シマ  
徽診 湯潤  
弄做了個合而言之  
タリトクツツイテ離  
レナク成ツテシマツ  
揭不開 引剥スコトガ  
折本 資本ヲ損スル  
混名 綽名  
東運 倒運ハ不運  
濟不得甚事 何ノ助ニ  
嘴頭子云々 口ノ先ガ  
去處 能辯テアル  
少他不得 彼レナ缺ク  
コトハ出來ヌ

合夥 組合ヲ

不枉 無駄テナイ、徒  
爾ナラズ、計畫ス  
計較 考ヘル、計畫ス  
跋將來 歩イテヤツテ  
不來 耐エラレヌ  
多是 此小説ニ於テハ  
「都」字ノ意ニ見テ可  
ナリ  
大家 衆人、皆ノ者  
且說 衆人、皆ノ者  
一竟 自ヒタスラ  
替目 先生 盲目ノ賣ト  
報者 知 賣ト者ガ街上  
又ハ小銅鑼(盲人ハ  
多ク後者ヲ用ユ)  
順袋 腰ニ下ケテ錢ナ  
小可 一寸シタ事、並  
混過 日子 日ヲ過ゴス  
暮ス 意ニ用ユ

洞庭紅

四八

豈知北京那年自交夏來。日日淋雨不晴。並無一毫暑氣。發市甚遲。交秋早涼。雖不見及時。幸喜天色却晴。有妝幌子弟。要買把蘇做的扇子。袖中籠着搖擺。來買時。開箱一看。只叫得苦。原來北京徽診。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濕之氣。鬪着扇上膠墨之性。弄做了箇合而言之。揭不開了。用力揭開。東粘一層。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畫。價值錢者。一毫無用。只剩下等沒字白扇。是不壞的。能值幾何。將就賣了。做盤費回家。本錢一空。頻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連夥計也弄壞了。故此人起他一箇混名。叫做倒運漢。不數年。把個家事乾圓潔淨了。連妻子也不會娶得。終日間。靠着些東塗西抹。東挨西撞。也濟不得甚事。但只是嘴頭子講得來。會說會笑。朋友皆喜歡他有趣。游耍去處少他不得。

一日有幾箇走海販貨的隣近。做頭的無非是張大李二。趙甲錢乙一班人。共四十餘人合了夥將行。他曉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計皆無。便附了他們

航海。看看海外風光。也不枉人生一世。況且他們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憂柴憂米。也是快活。正計較間。恰好張大跋將來。原來這箇張大名喚張乘運。專一做海外生意。眼裡認得奇珍異寶。又且秉性爽快。肯扶持好人。所以鄉里起他一箇混名。叫張識貨。文若虛見了。便把此意一一與他說了。張大道。好好。我們在海船裏頭。不耐煩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說說笑笑。有甚難過的日子。我們衆兄弟。料想多是喜歡的。只是一件。我們都有貨物將去。兄並無所有。覺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們大家計較。多少湊些出來助你。將就買些東西去也好。文若虛便道。多謝厚情。只怕沒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張大道。且說說看。一竟自去了。恰遇一個替目先生。敲着報君知走將來。文若虛伸手。順袋裡摸了一箇錢。扯住占一卦問問財氣。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財氣。不是小可。文若虛自想道。我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過日子罷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就是他們資助

洞庭紅

四九

恁地 財交動 金儲ケノ卦ガ  
 ナリ アラハレル、爻ハ卦  
 混帳 罵ル語、ロクデ  
 モ無イ奴、馬鹿者  
 辦不成 仕入レラレヌ  
 憑你 勝手ニ、隨意ニ  
 收拾 荷物ヲ取纏メル  
 蘇井諸家樹 昔湖南柳  
 州ノ蘇耽ト云フ人仙  
 人ト成ツテ去ラント  
 テスル時、其母ニ病ツ  
 行セシ、橋葉ヲ取リ  
 井水ニ投シテ飲ミ玉  
 作ル、疫病果シテ蘇  
 宅ニ至リ、人競フテ蘇  
 李氏千頭奴 李衡丹陽  
 ノ太守ナリ、武陵ニ陽  
 邱宅ヲ營ミ、千頭奴  
 植エ、吾ニ千頭ノ木  
 奴アリト云ヘリト  
 福廣東 福建

些。也能有多少。便值恁地財交動。這先生也是混帳。只見張大氣忿忿走來說道。  
 說着錢。便無緣。這些人好笑。說道你去。無不喜歡。說到助銀。沒一箇作聲。今我同  
 兩個好的弟兄。併湊得一兩銀子在此。也辦不成甚貨。憑你買些東西。船裡喫罷。  
 口食之類。是在我們身上。若虛稱謝不盡。接了銀子。張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  
 開船了。若虛道。我沒甚收拾。隨後就來。手中拿了銀子。看着笑道。置得甚貨麼。信  
 步走去。只見滿街上筐籃內盛着賣的。是

紅如噴火。巨若懸星。皮未皺尙有餘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蘇井諸家樹。

亦非李氏千頭奴。較廣似曰難兄。比福可云具體。

太湖中東西洞庭山。地軟土肥。與閩廣無異。廣橘福橘。名播天下。洞庭橘子。顏色  
 香氣。絕與相同。初出時其味略酸。後來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價十分之一。名曰  
 洞庭紅。若虛看見想道。我一兩銀子買得百斤有餘。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

太湖 江蘇ニ在ル湖ノ  
 名 閩 福建ノ別名  
 提起 言出ス

釘了椿樑 船ヲツナグ  
 杭ヲ打込ム、釘ハ動  
 ナドヲ打込ム如キ動  
 作ナドヲ打込ム如キ動  
 那邊 吉零國ヲ指ス  
 不音 實ニ  
 拚死 仲買人  
 歇家 宿屋  
 通事 通辯人  
 發貨 商品ヲ提供スル

二。答衆人助我之意。買成裝上竹簍。備人并行李挑了。下船。衆人都拍手笑道。文  
 先生寶貨來也。文若虛羞慚無地。只得吞聲上船。再也不敢提起買橘的事。

開得船來。漸漸出了海口。只見銀濤捲雪。波浪翻銀。湍轉則日月似浮。浪動則  
 星河如霧。三五日間隨風飄去。也不覺過了多少路程。忽至一個地方。舟中望去。  
 人烟聚集。城郭巍峩。曉得是到了甚麼國都了。舟人把船泊入藏風避浪的小港  
 內。釘了椿樑。下了鐵錨。纜好了。這個所在名曰吉零國。元來這邊中國貨物拿到  
 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啻有  
 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這條路。衆人都是做交易的。各有熟識經紀歇家  
 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尋發貨去了。只留文若虛。在船中看船。路徑不熟。也無走  
 處。

正悶坐間。猛可想起道。我那一隻紅橘。自從到船中。不曾開看。莫不人氣蒸爛



則箇……スルノミ  
槍板 甲板 安心ガ出來  
放心不下 寧ロ、イツツ  
索性 運命ト斯クアル  
合該 出世スル、立身  
發跡 歩イテ寄ツ  
走將攏來 拍ハ兩手テ左右  
拍開 拍ハ兩手コト  
一發 一層、益々  
不省得 分ラメ  
船上 船人、水手  
扯箇謊 一ツ偽言チツ  
一錢 銀一匁  
揭開 マクリアケル  
兜羅綿 一種ノ綿布、  
裏肚 ハ梵語綿ノ意  
等 腹卷  
見ル 重サチハカツテ  
兩把重 二握リ位ノ重  
サト云フコトニテ相  
當ノ重サノ意

擲 手ニノセテ重ミチ  
ハカル如クスルコト  
撲地 割ル音  
進奉 ……スラモ、サヘ  
御主人ニ奉ル  
一般 一樣ノ

文采 模樣  
等 一、等ナリ、即チ一  
分兩ノ重量  
適纔 タツタ今、今シ  
道是 言フニハ、思フ  
小便宜 非常ニ、老ハ甚  
老大 非常ニ、老ハ甚  
拿班 掛引スル、又ハ  
值ヲ上ゲル

方概 今シ方

了。趁着衆人不在。看看則箇。叫那水手在艙板底下翻將起來。打開了簍看時。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將出來。都擺在艙板上面。也是合該發跡。時來福湊。擺得滿船紅焰焰的。遠遠望來。就是萬點火光。一天星斗。岸上人望見。都走將攏來問道。是甚麼好東西呀。文若虛只不答應。把中間有個爛點的揀了出來。拍開就吃。岸上看的一發多了。驚笑道。元來是吃得的。就中有個好事的。便來問價多少錢一個。文若虛不省得他們說話。船上却曉得。就扯箇謊哄他。豎起一個指頭。說要一錢一顆。那問的人揭開長衣。露出那兜羅綿紅裏肚來。一手摸出一個銀錢來道。買一個嘗嘗。文若虛接了銀錢。手中等等看。約有兩把重。心下想道。不知這些銀子。要買多少。也不見秤秤。且先把一個與他看樣。揀個極大紅的可愛的。送一個上去。只見那個人接上手。擲了一個道。好東西呀。撲地就拍開。香氣撲鼻。連旁邊聞着的許多人大家喝一聲采。那買的不知好歹。看見船上喫法也

學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塊塞在口裡。甘水滿咽喉。連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裏肚裡。摸出十個銀錢來說。我要買十個進奉去。文若虛喜出望外。揀十個與他去了。那看的人見那人如此買去了。也有買一個的。也有買兩個三個的。都是一般銀錢。買了的都千歡萬喜去了。

原來彼國以銀爲錢。上有文采。有等龍鳳文的最貴重。其次人物。其次禽獸。又次樹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銀鑄的。分兩不異。適纔買橘的都是一樣水草紋的。他道是把下等錢買的好東西去了。所以歡喜。也只是要小便宜心腸。與中國人一樣。須臾之間。三分中賣了兩分。內有不帶錢在身邊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錢轉來。文若虛已是剩不多了。就拿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賣了。其人情願再增一個錢。四個錢買了兩顆。口中曉曉說晦氣來得遲了。旁邊人見他增了價。就埋怨道。我們還要買哩。如何把價錢與他增長了。買的人道。你聽得他方

兀自 ヒタスラ  
 零賣 小賣スル  
 可汗 西域諸國ノ語ニ  
 テ皇帝ヲ可汗ト云フ

如此錢一個罷了 コン  
 ナ錢一ツナラヨカラ  
 只照前樣罷了 只々前  
 ノ通りテナクテハイ  
 ヤダ  
 此錢一個抵百個 此錢  
 一ツハ水草模樣ノ錢  
 百個ニ當ル  
 只是與你要 オ前ニカ  
 ラカツタバカリダ

纔說兀自不賣了。正在議論間。只見首先買十顆的那箇人。騎了一匹青驄馬。飛也似奔到船邊。下了馬。分開人叢。對船上大喝道。不要零賣。不要零賣。是有的俺都要。俺家頭都要買去。進可汗哩。看的人聽見這話。便遠遠走開。站住了看。

文若虛是箇伶俐的人。看見來勢。早已瞧在眼裡。曉得是個好主顧了。連忙把篋中的盡數傾出來。止剩五十餘顆。數了一數。又拿班起來說道。適間講過要留着自用。不得賣了。今肯加些價錢。再讓幾顆去罷。適間已賣出兩個錢一顆了。其在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錢來。另是一樣樹木紋的。說道。如此錢一箇罷了。文若虛道。不情愿。只照前樣罷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箇龍鳳紋的來道。這樣的一個如何。文若虛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樣的。那人又笑道。此錢一個抵百個。料也沒得與你。只是與你要。你不要俺這一個。却要那等的。是個傻子。你那東西肯都與俺了。俺再加你一個那等也不打緊的。文若虛數了一數。有五十

准准的 的確ニ、キツ  
 カリ  
 一哄而散 一齊ニ散シ  
 タ  
 八錢七分多 八匁七分  
 餘  
 秤過數過 上ノ過ハ單  
 ニ過去ヲ示ス、數過  
 ハ數回  
 船家 船人、水夫  
 造化了 幸福  
 得了手 ウマク行ツタ  
 運轉了 運ガ向イテ來  
 タ  
 此間 此地  
 置貨 置ハ購入スル  
 除是 是非トモ  
 對發 仲問同志取引ス  
 ルコト  
 回讓 譲ツテモラウ  
 打換 交換スル  
 強如 強クモ優ル  
 一遭 一度  
 連本送 本錢スラ失フ  
 挈帶 引立テテ、愛顧  
 スル

二顆。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個水草銀錢。那人連竹篋都要了。又丟了一個錢。把篋掛在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見沒得賣了。一哄而散。文若虛見人散了。到艙裡把一個錢秤一秤。有八錢七分多重。秤過數過。也是一般。總數一數。共有一千個差不多。把兩個賞了船家。其餘收拾在包裹了。笑一聲道。那盲子好靈卦也。歡喜不盡。

且說衆人領了經紀主人到船發貨。文若虛把上頭事說了一遍。衆人都驚喜道。造化造化。我們同來。倒是你沒本錢的先得了手也。張大便拍手道。人都道他倒運。而今想是運轉了。便對文若虛道。你這些銀錢。此間置貨。作價不多。除是對發在夥伴中。回他幾百兩中國貨物。上去打換些土產珍奇。帶轉去。有大利錢。也強如虛藏此銀錢在身邊。無箇用處。文若虛道。我是倒運的。將本求財。從無一遭不連本送的。今承諸公挈帶。做此無本錢生意。偶然僥倖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

難道……不成ヨモヤ  
ソナコトガ有ラウ  
カ有リ得ナイトノ意  
用得テ必要トスル  
有無クテナラズ  
一年的是澤山有ル  
蛇咬マレト三年  
間糞繩ヲ見テモ怖  
シク思フトナリ  
燒了神福神ノ福庇ナ  
祈ル爲メニ銀錢ノ型  
ヲ紙テ造リタルモノ  
ナシクコト  
扯起半帆半帆ヲ揚  
ゲル半帆ヲ張ル  
帶住オサヘ止メル  
篷脚帆ニヨル船ノ進  
恨不得……シ得ザル  
ヲ恨ム……心中是非  
ト願フ意  
巴不得百方力ヲ盡ス  
カシテ是非トモ、何ト  
總是開着何礙ドウセ

如何還要生利錢。妄想甚麼。萬一如前又做折了。難道再有洞庭紅這樣買賣不成。衆人多道。我們用得着的是銀子。有的是貨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文若虛道。一年吃蛇咬。三年怕草索。說着貨物我就沒膽氣了。只是守了這些銀錢回去罷。衆人齊拍手道。放着幾倍利錢不取。可惜可惜。說着衆人一齊上去。到了店家。交貨明白。彼此兌換。約有半月光景。文若虛眼中看過了若干好東西。他已自志得意滿。不放在心上。衆人事體完了。一齊上船。燒了神福。吃了酒。開船行了數日。忽然間天變起來。烏雲蔽日。白浪掀天。那船上人見風起了。扯起半帆。不問東西南北。隨風勢颺去。隱隱望見一島。便帶住篷脚。只指着島邊駛入來。看看漸近。恰是一個無人的空島。船上人把船纜好了。等候風勢。那文若虛身邊有了銀子。恨不得插翅飛到家裏。巴不得行路。却如此守風呆坐。心裏焦躁。對衆人道。我且上岸去。島上望望則個。衆人道。一箇荒島有何好看。文若虛道。總是開

開テナルノダカラ何  
ノ妨ゲガ有ラウカ  
抖擻 振起スル  
甚大力 甚ハ甚麼ナリ  
千來個 千個程  
該是……テアルベキ  
實地 確實ナル地即チ  
自己ノ居ルベキ郷土  
ノ意  
那里 何處、那裏ト書  
クモ同シ  
道是云々 蘇州人ハウ  
ソナツクノガ上手ダ  
ト思ハル(原來蘇  
州人ハウソツキテ有  
名ナリ)  
裏脚ハ股引ノ下部ヲク  
打個扣兒 結目ヲ一ツ  
作ル

着何礙。衆人都被風顛得頭暈。個個是呵欠連天的。不肯同去。

文若虛便自一個抖擻精神。跳上岸來。攀藤附葛。直走到島上絕頂。那島也並不甚高。不費甚大力。只是荒草蔓延。無好路徑。到得上邊。打一看時。四望漫漫。身如一葉。不覺悽然掉下淚來。心理想道。我如此聰明。一生命蹇。家業消亡。剩得隻身。直到海外。雖然僥倖有得千來個銀錢在囊中。知道命裏該是我的不是我的。今在絕島中間。未到實地。性命也還是與海龍王合着的哩。正在感愴。不覺遠遠望去草叢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却是床大一個敗龜殼。大驚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龜。世上人那里曾看見。說也不信的。我自到海外一番。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我今帶了此物去。也是一件稀罕的東西。與人看看。省得空口說着。道是蘇州人會調謊。又且一件。鋸將開來。一蓋一板。各置四足。便是兩張床。却不奇怪。遂脫下兩隻裹脚接了。穿在龜殼中間打個扣兒。拖着便走。走至船邊。船裡人

硬脚床 四本足ニ非ザ  
ル箱形ノ寢臺

灼他八卦 龜甲ヲ灼キ  
其ヒハノ形狀ニヨリ  
ト吉凶禍福ヲ占フコ  
ト云フ

蝦蟇 形體ノ巨大ナル  
コト

偌大 非常ニ大キナ、  
絶大ノ  
烏龜買賣 媿家ノ商賣  
ヲ營ムコト又ハ己レ  
ノ妻ニ淫ヲヒサガセ  
ルコト

見他這等模樣。都笑道。文先生那里又拖了絳來。文若虛道。好教列位得知。這就是我海外的貨了。

衆人抬頭一看。却便似一張無柱有底的硬脚床。吃驚道。好大龜殼。你拖來何幹。文若虛道。也是罕見的。帶了他去。衆人笑道。好貨不置一件。要此何用。有的道。也有用處。有甚麼天大的疑心。是灼他八卦。只沒有這樣大龜殼。又有的道。是醫家要煎龜膏。拿去打碎了煎起來。也當得幾百箇小龜哩。文若虛道。不要管有用沒用。只是稀罕。又不費本錢。便帶了回去。當時叫箇船上水手。一同抬下艙來。初時山下空濶。還只如此。艙中看來。一發大了。若不是海船。也放不得這樣蝦蟇東西。衆人大家笑了一回。說道。到家時有人問。只說文先生做了偌大的烏龜買賣來了。文若虛道。不要笑我。好歹有一個用處。決不是棄物。隨他衆人取笑。文若虛只是得意。取些水來。內外洗一洗淨。抹乾了。却把自己錢包行李。都塞在龜殼裡。

兀的 原來、一體、又  
ハ此通リ  
一夥 一團ノ  
伺候 世話スル、斡旋  
海客 海外ニ出ル商人  
牙人 仲買人、周旋屋  
攢將攏來 集リ寄り來  
一向 從來久シク  
其餘の云々 其他ノ仲  
買人等ハソコテ手ヲ  
退イタ  
波斯人、胡ハ  
波斯人、胡ハ  
連忙 變夷ノ意、アハ  
連忙 イソイテ、アハ  
連忙 イソイテ、アハ  
桌 支那宴席ノ單位ハ  
テ一アルニテ、一桌  
ニハ八人ヲ坐セシム  
折 錢ヲ費ス、散財ス  
折 錢ヲ費ス、散財ス  
講價 價格ノ交渉ヲス  
講價 價格ノ交渉ヲス  
法琅菊花盤蓋 七寶菊  
法琅菊花盤蓋 七寶菊  
花模樣ノ大盃 七寶菊  
花模樣ノ大盃 七寶菊  
拱手 兩手ヲ輪ニ拱キ  
拱手 兩手ヲ輪ニ拱キ

面。兩頭把繩一絆。却當了一箇大皮箱子。自笑道。兀的不眼前就有用處了。衆人都笑將起來。道。好算計。文先生到底是箇聰明人。

當夜無話。次日風息了。開船一走。不數日又到了一箇去處。却是福建地方了。纔住定了船。就有一夥伺候海客的小經紀牙人攢將攏來。你說張家好。我說李家好。拉的拉的扯的扯的。讓個不住。船上衆人揀一個一向熟識的跟了去。其餘的也就住了。衆人到了一個波斯胡大店中坐定。裏面主人見說海客到了。連忙喚厨子。備辦酒席幾桌。分付停當。然後踱將出來。見了衆人。行賓主禮坐定了。兩杯茶罷。站起身來。請到一個大廳上。只見酒筵都完備了。且是擺得齊楚。元來舊規海船一到。主人家先折過這一番款待。然後發貨講價的。主人家手執着一副法琅菊花盤蓋。拱一拱手道。請列位貨單一看。好定坐席。元來波斯胡以利爲重。只看貨單上有奇珍異寶。值得上萬者。就讓在首席。餘者看貨輕重。挨次坐位。是一向

眉ノ邊マテ舉ゲル禮  
貨單商品目錄  
接次順々ニ  
老客長老ハ尊敬又ハ  
親ミノ意ヲ表ハス、  
長モ尊敬ノ意

猫兒眼、祖母綠 何レ  
你誇我逞 互ニ自慢シ  
一發全ク  
枉徒ラニ 數百兩ノ銀  
幾百銀子 數百兩ノ銀  
猜拳ハ十夕ナリ  
猜拳ヲ打ツ、滑拳  
行令ニ勝負ニ負ケタモ  
前項猜拳ハ其最民衆  
積年の方法ナリ  
趁早早キニ乗ジテ、  
早イ内ニ

做下的規矩。船上衆人貨物。貴的賤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領了酒杯。各自坐下。單單剩得文若虛一箇。呆呆站在那裡。主人道。這位老客長不會會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貨不多了。衆人大家說道。這是我們好朋友。到海外要去的。身邊有銀子。却不曾肯置貨。今日沒奈何。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文若虛滿面羞慚。坐了末位。主人坐在橫頭。飲酒中間。這一個說道。我有貓兒眼多少。那一個說道。我有祖母綠多少。你誇我逞。文若虛一發默默無言。心裡也微微有些懊悔道。我前日該聽他們勸。置些貨來的是。今枉有幾百銀子在囊中。說不出一句話。又自嘆了口氣道。我原是一些本錢沒有的。今已大幸。不可不知足。自思自付。無心發興吃酒。衆人却猜拳行令。吃得狼藉。主人是箇積年。看出文若虛不快的意思來。不好說破。虛勸了他幾杯酒。衆人都起身道。酒够了。天晚了。趁早上船去。明日發貨罷。別了主人去了。

起個清早 朝早ク起キ  
一眼瞧去 一目見渡ス

揜得通紅 カツトシテ  
赤クナル、揜ハ刺戟  
衝動ヲ受ケルコト  
埋怨 怨ム  
作弄 弄ブ、譏弄スル  
慢 慢、スル勿レ、差  
控ヘル  
交椅 三方ニ靠掛リノ  
アル立派ナ椅子、不  
鶴突 不分明ナル、不  
得要领ナル、ソケガ  
不成 麼ニ同ジ、ナ  
拱 拱手ノ禮ナシテ  
拱 拱手ノ禮ナシテ  
揖 腰ヲ屈メ、杯ヲ持  
ツタ兩手ヲ頭上マテ  
舉ゲルナリ

明日主人起個清早。先走到海岸船邊來。拜這夥客人。主人登舟。一眼瞧去。那艙裏軀軀躑躑這件東西。早先看見了。吃了一驚道。這是那一位客人的寶貨。昨日席上並不曾見提起。莫不是不要賣的。衆人都笑道。此是敝友文兄的寶貨。主人看了文若虛一看。滿面揜得通紅。帶了怒色。埋怨衆人說道。我與諸君相處多年。如何恁地作弄我。教我得罪於新客。把一箇末坐屈了他。是何道理。一把扯住文若虛。對衆客道。且慢發貨。容我上岸謝過罪者。衆人不知其故。有幾個與文若虛相知些的。又有幾個好事的。覺得有些古怪。共十餘人隨了上岸。重到店中看是如何。只見主人拉了文若虛。把交椅整一整。不管衆人好歹。納他頭一位坐下。了道。適間得罪得罪。且請坐一坐。文若虛也心中鶴突。忖道。不信此物是寶貨。這等造化不成。主人走了進去。須臾出來。又拱衆人到先前吃酒去處。又早擺下幾桌酒。爲首一桌比先更齊整。把蓋向文若虛一揖。就對衆人道。此公正該坐第一



立合同議單 契約議定  
書ヲ認メル  
瑪寶哈 波斯人ノ名

罰契上如一 此契約書  
ト同一ノ、即チ五萬  
兩ノ罰ヲ加ヘル

落末 末尾ニ署名スル  
騎縫 合セ目ノ兩側ニ  
跨ガセテ書クコト  
押字錢 署名料  
弄得成 成功スル、出  
來上ル

用錢 媒介者ノ手數料

胡哄鳥亂 タバガヤガ  
ヤト騒々シイ

洞庭紅

六四

立合同議單張乘運等。今有蘇州客人文實。海外帶來大龜殼一個。把至波斯瑪寶哈店。願出銀五萬兩買成。議定立契之後。一家交貨。一家交銀。各無翻悔。有翻悔者。罰契上如一。合同爲照。

一樣兩紙。後邊寫了年月日。下寫張乘運爲頭。一連把在座客人十來箇寫去。褚中穎因自己執筆。寫了落末。年月前邊空行中間。將兩紙湊着。寫了騎縫一行。兩邊各半。乃是合同議約四字。下寫客人文實。主人瑪寶哈。各押了花押。單上有名的從頭寫起。寫到張乘運。道。我們押字錢重些。這買賣纔弄得成。主人笑道。不敢輕。不敢輕。

寫畢主人進內。先將銀一箱抬出來道。我先交明白了用錢。還有說話。衆人攢將攏來。主人開箱。却是五十兩一包。共總二十包。整整一千兩。雙手交與張乘運。道。憑着客長收明。分與衆位罷。衆人當初吃酒寫合同。大家胡哄鳥亂。心下還有

慢處 ヌル／＼處置ス  
向來兌過的 今マデニ  
授受シタコトノアル  
銀ノ即間違ノ無イ良  
質ノ銀トノ意  
將一包云々 其中ノ一  
包ダケチ一度目チ通  
シテ受渡シテ、ソレ  
却又一説 然ルニ又一  
ッ斯ウ云フコトガ有  
客官 客長ニ同ジ、官  
却待怎麼 却ツテ將ニ  
如何ニスベキヤ、一  
體何ウシタラ好イデ  
綴疋舖 吳服店  
文契 土地家屋ナドノ  
做幾遭 幾回ニモシテ  
不知不覺 他人ハ誰モ  
知ラズニスムトノ意

些不信的意思。如今見他拿出精晃晃白銀來做用錢。方知是實。文若虛恰像夢裡醉裡。話都說不出來。呆呆地看。張大扯他一把道。這用錢如何分散。也要文兄主張。文若虛方說一句道。且完了正事慢處。只見主人笑嘻嘻的對文若虛說道。有一事要與客長商議。價銀現在裏面閣兒上。都是向來兌過的。一毫不少。只消請客長一兩位進去。將一包過一過目。兌一兌爲准。其餘都不消兌得。却又一說。此銀數不少。搬動也不是一時工夫。況且文客官是箇單身。如何好將下船去。又要泛海回還。有許多不便處。文若虛想了一想道。見教得極是。而今却待怎麼。主人道。依着愚見。文客官目下回去不得。小弟此間有一個綴疋舖。有本三千兩在內。其前後大小廳屋樓房共百餘間。也是個大所在。價值二千兩。離此半里之地。愚見就把本店貨物及房屋文契作了五千兩。盡行交與文客官。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做此生意。其銀也做幾遭搬了過去。不知不覺。日後文客官要回去。這

洞庭紅

六五

夥計 雇人、店員

家小 妻子、家族  
就帶了云々、ヨシヤ澤  
山ノ銀ヲ持テ歸ツタ  
所テ  
安頓 置ク  
只索 索ハ要ニ同ジ、  
……シサヘスレバヨ  
イ、コウスルノガ最  
モ好イ  
便是 タトヒ、ヨシン  
落得の 元金無シテ得  
タ物  
你三我四 五ニ何ノ彼  
也不見得 亦知ル可カ  
ラズ、……カモ知レ  
ナイ

上庫 貴重品ノ庫

洞庭紅

六六

里可以託心腹夥計看守。便可輕身往來。不然小店交出不難。文客官收貯却難也。愚意如此。

文若虛想道。我家裡原無家小。況且家業已盡。就帶了許多銀子回去。沒處安頓。依了此話。我就在這裡立起箇家事來。有何不可。此番造化。一緣一會。都是上天作成的。只索隨緣做去。便是貨物房產價錢未必有五千。總是落得的。便對主人說。適間所言誠是萬全之算。小弟無不從命。主人便領文若虛進去閣上看。又叫張褚二人一同來看看。其餘列位不必了。請略坐一坐。他四人去了。衆人不進去的。個個伸頭縮頸。你三我四說道。有此異事。有此造化。早知這樣。懊悔島邊泊船時節。也不走走。或是還有寶貝也不見得。有的道。這是天大的福氣。撞將來的。如何強得。止欣羨間。文若虛已同張褚二人出來了。衆人都問進去如何了。張大道。裏邊高閣是個上庫。放銀兩的所在。都是桶子盛着。適間進去。看了十箇大

帳目 帳簿

各各心照 各自心中ニ  
了解スル、以心傳心  
後生 若者  
這箇滯貨云々 此厄介  
物ヲ手放シタ

張 視キ込ム  
摸 ナデル

鬧市 繁華ナ町

洞庭紅

六七

桶。每桶四千。又有五個小匣。每個一千。共是四萬五千。已將文兄的封皮記號封好了。只等交了貨。就是文兄的了。主人出來道。房屋文契。緞疋帳目。俱已在此。湊足五萬之數了。且到船上取貨去。一擁都到海船來。  
文若虛於路對衆人說。船上人多。切勿明言。小弟自有厚報。衆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要分了用錢去。各各心照。文若虛到了船上。先向龜殼中。把自己包裹被囊取出了。手摸一摸殼。口裡暗道。僥倖僥倖。主人便叫店內後生二人來抬此殼。分付道。好生抬進去。不要放在外邊。船上人見抬了此殼去。便道。這箇滯貨也脫手了。不知賣了多少。文若虛只不做聲。一手提了包裹。往岸上就走。這起初同上來的幾箇。又趕到岸上。將龜殼從頭至尾。細細看了一遍。又向殼內張了一張。摸了一摸。面面相覷道。好處在那里。主人仍拉了這十來箇。一同來到店裏說道。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舖面來。衆人與主人一同走到一處。正是鬧市中間。一



門前 表構  
轉灣 角ナ曲ル  
天井 中庭(即院子)  
上面 向側(前面)  
側屋 正房(母家)ノ前  
在天井(中庭)ノ兩側ニ  
在ル家(即子廂房)  
內房 押入、戸棚  
樓房 家族ノ住ム室  
二階三階等ノ建  
幾房使喚の人 數名ノ  
召使、房ハ夫々部屋  
ヲ與ヘテ住マハセル  
故カク云フ

不得說了、何トモ申セ  
マセヌ、モウ何モ言  
ハヌ  
見教一個明白 明白ニ  
話シテ頂キタイ

二十四氣 曆上ノ氣節  
ニシテ十五日ニ一  
ツ有リ、立春ト云ヒ  
清明ト云ヒ、夏至ト  
云ヒ、冬至ト云フ皆此  
二十四氣節ノ内ナリ

守得他著 ツツト待ツ  
レキテソレナ手ニ入  
レル

一團線裹着 一塊ノ絲  
淡個不住 コロ／＼轉  
仲了舌頭云々 舌ヲ伸  
シタマ、引込メラレ  
ナイ、舌ヲ伸スハ驚  
イタ、又ハ恐レタ時  
咱國ノ舉動ナリ

所好大房子。門前正是個舖子。傍有一街走進。轉灣是兩扇大石板門。門內大天井。上面一所大廳。廳上有一匾。題曰來琛堂。堂傍有兩楹側屋。屋內三面有櫺。櫺內都是綾羅各色緞疋。以後內房樓房甚多。文若虛暗道。得此爲住居。王侯之家不過如此矣。况又有緞舖營生。利息無盡。便做了這裏客人罷了。還思想家里做甚。就對主人道。好却好。只是小弟是箇孤身。畢竟還要尋幾房使喚的人纔住得。主人道。這個不難。都在小子身上。文若虛滿心歡喜。同衆人走歸本店來。

主人說道。文客官今晚不消船裏去。就在舖中住下。使喚的人舖中現有。逐漸再討便是。衆客人都道。交易事已成。不得說了。只是我們畢竟有些疑心。此殼有何好處。價值如此。還要主人見教一箇明白。文若虛道。正是正是。主人笑道。諸公枉自海上走了多年。這些也不識得。列位豈不聞說。龍有九子。子內有一種是鼉龍。其皮可以慢鼓。聲聞百里。所以謂之鼉鼓。鼉龍萬歲。到底脫下此殼成龍。此殼

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氣。每肋中間節內有大珠一顆。若是肋未完全時節。成不得龍。蛻不得殼。也有生捉得他來。只好將皮慢鼓。其肋中也未有東西。直待二十四肋。肋筋完全。節節珠滿。然後脫了此殼。變龍而去。故此是天然蛻下。氣候俱到。肋節俱完的。與生擒活捉。壽數未滿的不同。所以有如此之大。這個東西我們肚中雖曉得。知他幾時蛻下。又在何處地方守得他著。殼不值錢。其珠皆有夜光。乃無價寶也。今天幸遇巧。得之無心耳。衆人聽罷。似信不信。只見主人走將進去了。一會笑嘻嘻的走出來。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來說道。請諸公看看。解開來。只見一團線裹着寸許大一顆夜明珠。光彩奪目。討箇黑漆的盤。放在暗處。其珠滾個不定。閃閃爍爍。約有尺餘亮處。衆人看了。驚得目睜口呆。伸了舌頭縮不進去。主人回身轉來。對衆致謝道。多蒙列位作成了。只這一顆拿到咱國中。就值方纔的價錢了。其餘都是尊惠。衆人個個心驚。却是說過的話。又不好翻悔得。

相見 見參スル、紹介  
去スル 一寸行ツテ來  
謹慎 用心好キ  
一套 一カドノ、多額  
倒將出來 容器ヲ横ニ  
シテ中ノ物ヲ出スヲ  
倒ト云フ アケテ出  
快活 サツパリシテキ  
ル、遠慮セズ  
有了頭緒 目鼻ガアク  
落着ク  
方沒得說 ソウスレバ  
始メテ異議ガ無イ  
兩股 二人分  
派了 分ケタ

主人收了珠子。就同衆人送了文若虛到緞疋舖中。叫舖裏夥計後生們都來相見。說道。今番是此位主人了。主人自別了去道。再到小店中去去來。只見須臾間。數十個脚夫扛了好些扛來。把先前文若虛封記的十桶五匣都發來了。文若虛搬在一個深密謹慎的臥房裏頭去處。出來對衆人道。多承列位挈帶。有此一套意外富貴。感謝不盡。走進去。把自家包裹內。所賣洞庭紅的銀錢倒將出來。每人送他十箇。只有張大與先前出銀助他的兩三人。分外又是十個道。聊表謝意。衆人却是快活。稱謝不盡。文若虛又拿出十個來。對張大說道。有煩老兄。將此分與船上同行的人。每位一個。聊當一茶。小弟住在此間。有了頭緒。慢慢到本鄉來。此時不得同行。就此爲別了。張大道。還有一千兩用錢。未曾分得。却是如何。須得文兄分開。方沒得說。文若虛道。這倒忘了。就與衆人商議。將一百兩。分與船上衆人。餘九百兩。照現在人數。另外添出兩股。派了股數。各得一股。張大爲頭的。褚中

沒有說話 言フコトガ  
無イ、異論ガ無イ  
便宜了 利益ヲ得サセ  
タ、トクヲサセタ  
回回 回同教ヲ奉ズル  
起個風 苦情ヲ持出ス  
不敷 不足  
一注 一ガドノ  
味心 良心ニ耻ヅル、  
後暗キ

穎執筆的。多分一股。衆人千歡萬喜。沒有說話。內中一人道。只是便宜了這回。文先生還該起個風。要他些不敷。纔是。文若虛道。不要不知足。看我一箇倒運漢。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來。平空地有此一注財爰。可見人生分定。不必強求。我們若非這主人識貨。也只當廢物罷了。還虧他指點曉得。如何還好味心爭論。衆人都道。文先生說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該有此富貴。大家千恩萬謝。各各費了所得的東西。自到船上發貨去了。從此文若虛做了閩中一個富商。就在那裏娶了妻小。立起家業。數年之間。纔到蘇州走一遭。會會舊相識。依舊去了。

員外 素封家ヲ員外ト  
 稱ス 妻、主婦、又母  
 家私ノ財アリ  
 貪小利、小利ヲ食リ  
 刻薄、イヤシキ  
 便道、即チ思フニハ、  
 道ハ言フノ意ナレド、  
 多思フト譯スベシ  
 是凡テ、カ、ル場  
 合ノ多ハ都ト同ジニ  
 見テヨシ  
 好テ、非常ニ、誇ル  
 把張、自慢スル、誇ル  
 一、來、シカト握ル、第一  
 姪ノ理、由ハ、第一  
 甥ニ當ル故カク言フ  
 另眼觀他、特別ニ目ヲ  
 ナカケル、特別ニ目ヲ  
 怎當得、奈何セン  
 如何、兄弟ノ妻相互ノ

眼中釘、邪魔物、目ノ  
 虧上ノ痛、邪魔物、目ノ  
 了頭、年若キ下女  
 精細、氣ガ利イテキル  
 收拾、取入レル、手ヲ  
 偏房、當ニスル、期待  
 指望、當ニスル、期待  
 搬是、無賴ナル、中傷  
 搬是、無賴ナル、中傷  
 丈母、妻ノ母、猶ホト  
 舅子、妻ノ兄弟ヲ舅ト  
 云フ、從兄弟ハ猶ホト  
 兄弟、如ク扱フ  
 當不起、目角立テルコト  
 激話、目角立テルコト  
 淘氣、風波ヲ起ス  
 生理、商賣ノ利殖ノ道  
 眼見得、疑心ノ危アム心  
 鬼胎、疑心ノ危アム心  
 小姨、疑心ノ危アム心  
 渾家、疑心ノ危アム心  
 暗算、疑心ノ危アム心

孝女藏兒 今古奇觀

話說元朝東平府有個富人。姓劉名從善。年六十歲。人皆以員外呼之。媽媽李氏。年五十八歲。他有潑天也似的家私。不會生得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小名叫做招弟。入贅一個女婿。姓張。叫張郎。其時張郎有三十歲。招弟二十七歲了。那箇張郎極是貪小利。刻薄之人。只因劉員外家富無子。他起心央媒。入贅爲婿。便道這家私久後多是他的了。好不誇張得意。却是劉員外自己把定家私在手。沒有得放寬與他。原來劉員外另有一箇肚腸。一來他有箇兄弟劉從道。同妻甯氏。亡逝已過。遺下一箇姪兒。小名叫做引孫。年二十五歲。讀書知事。只是自小父母雙亡。家私蕩敗。靠着伯父度日。劉員外道是自家骨肉。另眼觀他。怎當得李氏媽媽。一心只護着女兒女婿。又且念他母親存日。妯娌不和。到底結怨在他身上。見了

一似眼中釘。虧得劉員外暗裏保全。却是畢竟碍着媽媽女婿。不能十分周濟他。心中常懷不忍。二來。員外有箇丫頭。叫做小梅。媽媽見他精細。叫他近身伏侍。員外就收拾來。做了偏房。已有了身孕。指望生出兒子來。有此兩件心事。員外心中不肯輕易把家私與了女婿。怎當得張郎慳賴。專一使心用腹。搬是造非。挑撥得丈母。與引孫舅子。日逐吵鬧。引孫當不起激話。劉員外也怕淘氣。私下周給些錢。鈔。引孫自尋個住處。做營生去。引孫是個讀書之人。雖是尋得間破房子住下。不曉得別做生理。只靠伯父給的這些東西。且逐漸用去度日。

眼見得一箇引孫是趕去了。張郎心裏懷着鬼胎。只怕小梅生下兒女來。若生箇小姨。也還只分得一半。若生箇小舅。這家私就一些沒他分了。要與渾家招姐商量。暗算那小梅。招姐却是箇孝順的人。但是女眷家見識。若把家私分與堂弟引孫。他自道是親生女兒。有些氣不甘分。若是父親生下小兄弟來。他自是歡喜

堂弟 從弟、祖父ナ同  
 フスル肉親ナ堂ト云  
 氣不甘分 腹ガ立ツテ  
 不爭 奈何セシ、無奈  
 怎使得 如何ソ宜シカ  
 在頭 惡計ノ仲間ニ  
 他地 陰ニ、ヒソカニ  
 將機就計 臨機ノ計ナ  
 堂分 姑娘 父ノ從姊妹  
 (姑娘ハ父方ノチバ  
 ナリ、又ムスメノ意  
 當人 直チニ  
 官人 男子ノ尊稱  
 好生 其ガ、非常ニ  
 放精細 氣チツケル、  
 看員 外面上 且那ノオ  
 心配 シテ下サル 様ニ

孝女藏兒

的。況是父親十分指望。他也要安慰父親的心。這箇念頭是真。曉得張郎不懷良心。母親又不明道理。只護着女婿。恐怕不能夠保全小梅生產。時常心下打算。恰好張郎趕逐了引孫出去。心裏得意。在渾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計小梅的意思來。招姐想道。若兩三人做了一路。算計他一人。有何難處。不爭你們使嫉妬心腸。却不把我父親的後代絕了。這怎使得。我若不在裡頭。使些見識。保護這事。做了父親的罪人。留下萬代的罵名。却是丈夫見我不肯做一路。怕他每背地自做出來。不如將機就計。暗地周全罷了。

元來招姐有箇堂分姑娘。嫁在東莊。是與招姐極相厚的。每事心腹相託。招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裡去分娩。當下來與小梅商議道。我家裡自趕了引孫官人出去。張郎心裡要獨占家私。姨姨。你身懷有孕。他好生嫉妬。母親又護着他。姨姨。你自己也要放精細些。小梅道。姑娘肯如此說。足見看員外面上。十分恩德。奈我

則箇 ……スルノミ  
 怕不要 ……シ能ハザ  
 心肝云々 相寄合フベ  
 離レキ心肝五臟ガ却ツテ  
 弄手脚 手ヲ下ス  
 怎地做主 如何ニ處置  
 落得 其結果トシテ  
 冤家 仇怨  
 一應 費用  
 盤費 不満足、氣チ  
 不像 是非ニト願フ  
 巴不得 何トカシテ  
 擺佈 反省、善念ニ立  
 轉頭 養ハ生ム  
 所養 養ハ生ム  
 奈何 不得ハ前チ奈  
 何トモスルコトガ出  
 除非 トモ  
 非トモ

獨自一身。怎提防得許多。只望姑娘凡百照顧則箇。招姐道。我怕不要周全。只是關着財利上事。連夫妻兩箇。心肝不托着五臟的。他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脚。我如何知道。小梅垂淚道。這等却怎麼好。不如與員外說箇明白。看他怎地做主。招姐道。員外老年之人。他也周庇得你有數。況且說破了。落得大家面上不好看。越結下冤家了。你怎當得起。我倒有一計在此。須與姨姨商量。小梅道。姑娘有何高見。招姐道。東莊裡姑娘與我最厚。我要把你寄在他莊上。在他那裡分娩。託他一應照顧。生了兒女。就託他撫養着。衣食盤費之類。多在我身上。這邊哄着母親與丈夫。說姨姨不像意走了。他們巴不得你去的。自然不尋究。且等他把這一點要擺佈你的肚腸放寬了。後來看箇機會。等我母親有些轉頭。你所養兒女已長大了。然後對員外一一說明。取你歸來。那時須奈何你不得了。除非如此。可保十全。小梅道。足見姑娘厚情。殺身難報。招姐道。我也只爲不忍見員外無後。恐怕你遭了

孝女藏兒

經卷兒 經典ノ如ク、  
有難ク 整フ

收割 農作ヲ取入レル

索性 寧ロ、イツソ  
難爲 イジメル、困ラ

怎地說 ドウ言フ事デ  
スカ

家火 器物、道具

妮子 下婢  
只當是你的 勿論オ前

或典或賣 質ニ置カウ  
トモ賣ラウトモ(下

欠他 人ガ彼レカラ借  
リテキルノ意

一把火 一炬ノ火

別人毒手。沒奈何背了母親與丈夫。私下和你計較。你日後生了兒子。有了好處。須記得今日。小梅道。姑娘大恩。經卷兒拜在心上。怎敢有忘。兩下商議停當。看着機會。還未及行。

員外一日要到莊上收割。因為小梅有身孕。恐怕女婿生嫉妬。女兒有外心。索性把家私都託女兒女婿管了。又怕媽媽難為小梅。請將媽媽過來。對他說道。媽媽。你曉得借甕釀酒麼。媽媽道。怎地說。員外道。假如別人家甕兒。借將來家裏做酒。酒熟之時。就把那甕兒送還他本主去了。這不是只借得他家火一番。如今小梅這妮子。腹懷有孕。明日或兒或女。得一個。只當是你的。那其後將這妮子。或典或賣。要不要。多憑得你。我只要借他肚裏生下的要緊。這不當是借甕釀酒。媽媽見如此說。也應道。我曉得你說的。是我覷着他便了。你放心。莊上去。員外叫張郎。取過那遠年近歲。欠他錢鈔的文書。都搬出來。便叫小梅點個燈。一把火燒了。張

錢這般好使 錢ト云フ  
イモノハ此ナニモ好  
學錢 罪業深キ錢  
安知不 安シク……ナ  
チ或ハ……テアツタ  
カモ知レメトノ意  
盤算人 他人ヲ圖ル  
別的做甚 他人ノ好  
須用不了 ドウセ使ヒ  
小厮兒 男ノ子  
也不見得 ……ナルカ  
侵着他 自分ニ當ツケ  
枉徒 徒ニ、無駄ニ  
沒幹 役ニ立タヌ、何  
趁 時ニ乘ズル  
當真 實際ニ  
就裏 實ニ  
指點 指圖ズル、事情  
配絨線 指圖ズル、事情  
テ買ハ色ナドヲ合ハセ

郎伸手火裏去搶。被火一逼。燒壞了指頭叫疼。員外笑道。錢這般好使。媽媽道。借與人家錢鈔。多是幼年到今。積攢下的家私。如何把這些文書燒毀了。員外道。我沒有這幾貫孽錢。安知不已有了兒子。就是今日有得些些根芽。若沒有這幾貫孽錢。我也不消擔得這許多干係。別人也不來算計我了。我想財是什麼好東西。苦苦盤算人。別的做甚。不如積些陰德。燒毀了些。家裡須用不了。或者天可憐見。不絕我後。得箇小厮兒。也不見得說罷。自往莊上去了。

張郎聽見適纔丈人所言。道是暗暗疑有些侵着他。一發不像意道。他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我枉做好人也沒幹。何不趁他在莊上。便當真做一做。也絕了後慮。又來與渾家商量。招姐見事體已急了。他日前已與東莊姑娘說知就裏。當下指點了小梅。徑叫他到那裡藏過來。哄丈夫道。小梅這丫頭看見我們意思不善。今早叫他配絨線去。不見回來。想是懷空走了。這怎麼好。張郎道。逃走是丫頭

懷空走了何處カニ逃  
向ツテマツタ、懷ハ  
煩惱 悲ム

說來沒半句 コレハ又  
何ト云フ事カトノ意

倍大 非常ニ大ナル

勾當 仕事

將沒做有 無チ有トス  
ル

趕 急ケ

鶻突 ボンヤリ、即余  
リ嬉シクテボンヤリ  
シテシマツタトナリ  
驚得木呆 驚イテ體モ  
動カセヌ  
不過 甚シイ、耐エラ  
レヌ

的常事。走了也倒乾淨。省得我們費氣力。招姐道。只是父親知道。須要煩惱。張郎道。我們又不打他。不罵他。不冲撞他。他自己走了的。父親也抱怨我們不得。我們且告訴媽媽。大家商量去。夫妻兩箇來對媽媽說了。媽媽道。你兩個說來沒半句。員外倍大年紀。見有這些指望。喜歡不盡。在莊兒上專等報喜哩。怎麼有這等的事。莫不你兩個做出了些什麼勾當來。招姐道。今日絕早自家走了的。實不干我們事。媽媽心裡也疑心道。別有緣故。却是護着女兒女婿。也巴不得將沒做有。倒認做走了也乾淨。那裡還來查着。只怕員外煩惱。又怕員外疑心。三口兒都趕到莊上。與員外說知。

員外見他們齊來。只道是報他生兒的喜信。心下鶻突。見說出這話來。驚得木呆。心裡想道。家裡難為他不過。逼走了他。這是有。只可惜帶了胎去。又嘆口氣道。看起一家這等光景。就是生下兒子來。未必能够保全。便等小梅自去。尋箇好

恨命 薄命ヲ恨ム

受用 幸福ヲ享受スル  
快樂ヲ恣ニスル

榜子 揭示、貼札

不捨得 心ニ忍ビヌ  
丈人 妻ノ父

拗 反抗スル

瘋癲 足ナヘ、蹠  
拄拐 杖  
明中云々 表ニ施ナス  
レバ裏カラ其報ガ來  
ルノ意、劉員外ノ此  
善行ヲ稱賛シタ言葉  
今朝云々 今朝如何ニ  
ツテテ明朝ノ事ニ管ハ  
シテテ暮シノ貧乏人  
即其事ヲ云フタル言葉  
大都子 寺ノ役僧

處也罷了。何苦累他母子性命。淚汪汪的忍着氣恨命。又轉了一念道。他們如此算計我。則為着這些浮財。我何苦空積攢着。做守財虜。倒與他們受用。我總是沒後代。趁我手裡施捨了些去也好。懷着一天怨氣。回家來。大張着榜子。約着明日到開元寺裡。散錢與那貧難的人。張郎好生心裡不捨得。只為見丈人心下煩惱。不敢拗他。到了明日。只得帶了好些錢。一家同到開元寺裡散去。到得寺裡。那貧難的紛紛的來了。但見

連肩搭背。絡手包頭。瘋癲的氈裏臀行。暗啞的鈴當口說。磕頭撞腦。拿差了拄拐互喧嘩。摸壁扶牆。踹錯了陰溝相怨恨。鬧熱熱攜兒帶女。苦悽悽單夫隻妻。都念道。明中捨去暗中來。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劉員外分付。今日散錢。即按戶給發。到來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乞兒中有箇劉九兒。有一箇小孩子。他與大都子商量着道。我帶了這孩子去。只支得

落得ル、貰フ、力添ヘ  
報名スル、願出ル、(名ヲ言  
フテ願出ルノ意)  
學不得云々、私ノ様ナ  
子供ノ有ル者ヲ做ネ  
不識風色トハ出來ヌ  
コトヲ知ラヌ  
千絶戸萬絶戸、絶戸々  
々トハ世嗣無キ者  
絶トハ相手が僧侶故  
ノ意、相手が僧侶故  
斯ク罵ルナリ  
甚事ヲ通シ、カツトシテ  
下梢行末、如何ニシ  
テ做好イカ困ツテキル  
散罷ニ誰ヲ施シ終ツタ  
カ誰アルト思ハル、  
伯娘、伯父

狼狽、怒ル、烈シク  
將條拄杖、一本ノ杖ナ  
持ツテ、條ハ一條ナ  
作怪起來、惡ミ始メル  
怪ハ惡ク思フナリ  
受別人の氣、他人カラ  
馬鹿ニサレテ腹ガ立  
ツコト  
儂ハ熱シム、離レ  
生分疎隔スル、離レ  
時節邊、汝シテ……ナ  
著ラシム、汝シテ……ナ  
靴裡ヲ支那人ハ零碎ナ  
モノヲ穿イテキル長  
靴ノ中ニ入レテ携帶  
スル習慣アリ  
兩錠鈔二粒ノ銀塊、  
錠鈔ハ元來紙錢ノ意ナ  
レドモ單ニ銀錢ト見

一貫。我叫孩子。自認做了一戶。多落他五百文。你在旁做箇證兒。幫襯一聲。騙得錢來。我兩箇分了。買酒喫。果然去報了名。認做兩戶。張郎問道。這小的另是一家麼。大都子傍邊答應道。另是一家。就分與他五百錢。劉九兒都拿着去了。大都子要來分他的。劉九兒道。這孩子是我的。怎生分得我錢。你須學不得我有兒子。大都子道。我和你說定的。你怎生多要了。你有兒的。便這般強橫。兩箇打將起來。劉員外聞知緣故。叫張郎勸他。怎當得劉九兒不識風色。指着大都子。千絕戶萬絕戶的罵道。我有兒子。是討得錢。干你這絕戶的甚事。張郎臉兒掙得通紅。止不住他的口。劉員外已聽得明白。大哭道。俺沒兒子的。這等沒下梢。悲哀不止。連媽媽女兒傷了心。一齊都哭將起來。張郎沒做理會處。散罷。

只見一箇人。落後走來。望着員外媽媽施禮。你道是誰。正是劉引孫。員外道。你爲何到此。引孫道。伯伯伯娘前與姪兒的東西。日逐盤費用度盡了。今日聞知在

這裡散錢。特來借些使用。員外碍着媽媽在傍。看見媽媽不做聲。就假意道。我前日與你的錢鈔。你怎不去做些營生。便是這樣沒了。引孫道。姪兒只會看幾行書。不會做什麼營生。日日喫用。有減無增。所以沒了。員外道。也是箇不成器的東西。我那有許多錢够你用。狼狽要打。媽媽假意相勸。招姐與張郎對他道。父親惱哩。舅舅走罷。引孫不肯去。苦要求錢。員外將條拄杖。一直的趕將出來。他們都認是真。也不來勸。引孫前走。員外趕去。走上半里路來。連引孫也不曉其意。道。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來。員外見沒了人。纔叫他一聲。引孫。引孫撲的跪倒。員外撫着哭道。我的兒。你伯父沒兒子。受別人的氣。我親骨肉。只看得你。你伯娘雖然不明理。却也心慈的。只是婦人家一時偏見。不看得破。不曉得別人的肉儂不熱。那張郎不是良人。須有日生分起來。我好歹勸化你伯娘轉意。你只要時節邊。勤勤到墳頭上去看看。只一兩年間。我著你做箇大大的財主。今日靴裡有兩錠鈔。我

瞞着他們。只做趕打。將來與你。你且拿去。盤費兩日。把我說的話不要忘了。引孫領諾而去。員外轉來。收拾了家去。

張郎見丈人散了許多錢鈔。雖也心疼。却道自今以後。家財再沒處走動。也儘够着他了。未免志得意滿。自繇自主。要另立箇舖排。把張家來出景。漸漸把丈人丈母。放在腦後。倒像自家不是劉家的一般。劉員外固然看不得。連那媽媽護他的。也有些不伏氣起來。虧得女兒招姐。著實在裏邊調停。怎當得男子漢。心性硬劣。只逞自意。那裡來顧前管後。亦且女兒家。順着丈夫。日逐慣了。也漸漸有些隨着丈夫路上來了。自己也不覺得的。當不得有心的。看不過。一日時遇清明節令。家家上墳祭祖。張郎既掌把了劉家家私。少不得劉家祖墳。要張郎支持去祭掃。張郎端整了祭盒擔子。先同渾家到墳上去。每年劉家上墳已過。張郎然後到自已祖墳上去。這年張郎自家做主。偏要先到張家祖墳上去。招姐道。怎麼不照舊。

儘夠着他。有ルツタケ  
自繇自主。氣儘勝手  
舖排陣立。張家チ  
出景。榮エサセヨウト計ル  
看不得。目ニ餘ル  
伏氣。甘ンブル

那裡來。イツクンゾ、  
來ハ助語ナリ

清明節令。四月上旬ノ  
先ノ墓ニ詣ル  
祭掃。墓チ掃除シテ祭  
祭盒擔子。供物チ容レ  
タ箱ノ擔荷

爹媽。父母  
拗不過。反抗シキレナ  
不題。此話ハコレテ打  
題ハ言フ、コレハ小  
說ノ套語ナリ

挑些新土云々。新シイ  
土チカツイテ來テ塚  
紙錢灰。祭祀ニハ死者  
ノ冥福ノ爲メニ銀錢  
ノ型チ紙ニテ造リタ  
酒澆。酒チ墓ノ塚ニ澆  
ギカケルコト  
難道云々。ヨモヤ他姓  
ノ人ガ來タノダロウ  
カ、ソナナコトハ有  
等不得。待チキレヌ  
兩口兒。夫婦  
絕地。險惡ナ處、ヒド  
只好。只……ヨリ外ハ  
ナイ

先在俺家的墳等。上爹媽來上過了再去。張郎道。你嫁了我。連你身後。也要葬在張家墳裡。還先上張家墳是正禮。招姐拗不過丈夫。只得隨他先去上墳。不題。那媽媽同劉員外。以後起身。到墳上來。員外對媽媽道。他們想已到那裡多時了。媽媽道。這時張郎擺設得齊齊整整。同女兒在那裡等了。到得墳前。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影響。看那墳頭。已有人挑些新土。蓋在上面了。也有些紙錢灰。與酒澆的濕土在那裡。劉員外心裡明知是姪兒引孫到此過了。故意道。誰曾在此。先上過墳了。對媽媽道。這又作怪。女兒女婿不會來。誰上過墳。難道別姓的來不成。又等了一會。還不見張郎和女兒來。員外等不得。說道。我和你先拜了罷。知他們幾時來。拜罷。員外問媽媽道。俺老兩口兒百年之後。在那裡埋葬便好。媽媽指着高岡兒上。說道。這處樹木長的似傘兒一般。在這所在埋葬也好。員外嘆口氣道。此處沒我和你的分。指着一塊下窪水淹的絕地道。我和你只好葬在這裡。媽媽道。



憑揀着 選ブ、ヨル

龍氣 地相ノ優レテ善  
 キチ云フ、支那ニテ  
 ハ墓地家屋等ノ地相  
 ナ風水ト云フ、風水  
 善ケレバ一家繁榮シ  
 惡ケレバ家運衰ヘ子  
 孫斷絶スト稱サル

也要問 亦問フヲ要セ  
 ンヤ

須是 ドウシタツテ

一車骨頭半車肉 身體  
 全部ノ骨ト肉ト云フ  
 這等 然ラバ、ソウシ  
 テ見ルト

我們又不少錢。憑揀着好的所在。怕不是我們的葬。怎麼倒在那水淹的絕地。員外道。那高岡有龍氣的。須釀那有兒子的葬。要圖個後代興旺。俺和你沒有兒子。誰肯讓我。只好剩那絕地。與我們安骨頭。總是無後代的。不必這好地了。

媽媽道。俺怎生沒後代。現有女兒女婿哩。員外道。我可忘了。他們還未來。我和你且說閒話。我且問你。我姓什麼。媽媽道。誰不曉得姓劉。也要問。員外道。我姓劉。你可姓什麼。媽媽道。我姓李。員外道。你姓李。怎麼在我劉家門裏。媽媽道。又好笑。我須是嫁了你劉家來。員外道。街上人喚你是劉媽媽。喚你是李媽媽。媽媽道。常言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車骨頭半車肉。都屬了劉家。怎麼叫我做李媽媽。員外道。原來你這骨頭也屬了俺劉家了。這等女兒姓甚麼。媽媽道。女兒也姓劉。員外道。女婿姓甚麼。媽媽道。女婿姓張。員外道。這等女兒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裡葬去。還是往張家墳裡葬去。媽媽道。女兒百年之後。自去張家墳裡葬去。說到

鼻酸起來 鼻ガツマツ  
 テ來ル、泣聲ニナル  
 省了 分ツタ、理解シ  
 却又來 ソレハ又其通  
 却又來 ソレハ又其通  
 眞箇好苦 ホンニ憐ナ  
 モノダ  
 就沒有兒子 タトヒ息  
 一瓜一蒂一ツ蔓ノ者  
 同シ血筋ノ者ト云フ  
 做意 行爲

鐵鍬 鋤

乞化 人ニ袖乞スル

這句。媽媽不覺鼻酸起來。員外曉得有些省了。便道。却又來。這等怎麼叫做得劉門的後代。我們不是絕後的麼。媽媽放聲哭將起來道。員外怎生直想到這裏。俺無兒的眞箇好苦。員外道。媽媽你纔省了。就沒有兒子。但得是劉家門裏親人。也須是一瓜一蒂。生前望墳而拜。死後共土而埋。那女兒只在別家去了。有何交涉。媽媽被劉員外說得明切。言下大悟。況且平日看見女婿這般做作。今日又不見同女兒先到。也有好些不像意了。

正說間。只見引孫來墳頭。收拾鐵鍬。看見伯父伯娘便拜。此時媽媽不比平日。覺得親熱了好些。問道。你來此做甚麼。引孫道。姪兒特來上墳添土的。媽媽對員外道。親的則是親。引孫也來上過墳。添過土了。他們還不見到。員外故意惱引孫道。你爲甚麼不挑了祭盒擔子。齊齊整整上墳。却如此草率。引孫道。姪兒無錢。只乞化得三杯酒。一塊紙。略表表做子孫的心。員外道。媽媽。你聽說麼。那有祭盒擔

老大 非常ニ  
不過意 不満足、氣ニ  
石羊石馬 大家ノ墳墓  
ハ其參道ノ兩側ニ石  
獸ヲ列ブ、ソレヲ指  
シテ言フナリ

休記着云々 私ノ今マ  
テノ過ヲ忘レテオウ  
レトノ意  
這箇姪兒怎敢 ソウ仰  
セラレテハ私ハ誠ニ  
痛入リマスナリ  
看劉氏一脈 劉家ノ血  
統ノ爲メニ

半日 長時間  
媳婦 嫁

劈手 イキナリ、ヤニ  
放鑰匙の匣兒 鍵ヲ入  
レタ小箱  
當家 家政ナ主宰スル  
一發不知云々 一層何  
處カラ口ナキイテヨ  
イカ分ラヌ  
變卦 様子ガ變ル、風  
向ガ變ル  
殘食 一度用ヒタ供物  
ヲ再ビ他ニ供ヘルコ  
トハ支那ニテハ差支  
埋怨 怨ム、苦情ヲ言  
不打緊 差支無イ  
氣得過 憤ツタダケテ  
スマセル、一時怒ッ  
テ後ハ何デモナキコ  
待要ト 將ニ……セント  
欲ス  
上前 出ル、乗出ス  
氣不過 腹ガ立ツテタ  
對頭 仇敵

子的。爲不是子孫。這時候還不來哩。媽媽也老大不過意。員外又問引孫道。你看那邊鴉飛不過的莊宅。石羊石馬的墳頭。怎不去。到俺這裡做甚麼。媽媽道。那邊的墳。知他是那家。他是劉家子孫。怎不到俺劉家墳上來。員外道。媽媽。你纔曉得。引孫是劉家子孫。你先前可不說姐姐姐夫是子孫麼。媽媽道。我起初是錯見了。從今以後。姪兒只在我家裡住。你是我一家之人。你休記着前日的不是。引孫道。這箇姪兒怎敢。媽媽道。喫的穿的。我都照管你便了。員外叫引孫拜謝了媽媽。引孫拜下去道。全仗伯娘看劉氏一脈。照管孩兒則箇。媽媽簌簌的掉下淚來。

正傷感處。張郎與女兒來了。員外與媽媽問其來遲之故。張郎道。先到寒家墳上。完了事。纔到這裡來。所以遲了。媽媽道。怎不先來上俺家的墳。要俺老兩口兒等這半日。張郎道。我是張家子孫。禮上須先完張家的事。媽媽道。姐姐呢。張郎道。姐姐也是張家媳婦。媽媽見這幾句話。恰恰對着適間所言的。氣得目睜口呆。變

了色道。你既是張家的兒子媳婦。怎生掌把着劉家的家私。劈手就女兒處。把那放鑰匙的匣兒奪將過來。道。以後張自張。劉自劉。徑把匣兒交與引孫了。道。以後只是俺劉家人當家。此時連劉員外。也不料媽媽如此決斷。那張郎與招姐。平日護他慣了的。一發不知在那裏說起。老大的沒趣。心裡道。怎麼連媽媽也變了卦。竟不知媽媽已被員外。勸化得明明白白的了。張郎還指點叫擺祭物。員外媽媽大怒道。我劉家祖宗不喫你張家殘食。改日另祭。各不喜歡而散。張郎與招姐回到家來。好生理怨道。誰料先上了自家墳。討得此番發惱。不打緊。連家私也奪去。與引孫掌把了。這如何氣得過。却又是媽媽做主的。一發作怪。招姐道。爹媽認道。只有引孫一箇是劉家親人。所以如此。當初你待要暗算小梅。他有些知覺。豫先走了。若留得他在時。生下箇兄弟。須不讓着引孫上前了。況且自己兄弟。還情愿的。讓與引孫。實是氣不過。張郎道。平日又與他冤家對頭。如今他當了家。我們倒

在他喉下取氣。彼ノ喉  
 ノ下テ息氣チスル  
 彼ノ寄食スル意  
 道理方法手段  
 一樣云々吾々ト同様  
 一家チ主宰スルコト  
 出來メヨウニシテヤ  
 ルバカリダ  
 做出便見 ヤレバ分リ  
 マス  
 打發 行カシム、出シ  
 テヤル

也罷 ソレモ亦可ナリ

要在他喉下取氣了。怎麼好。還不如再求媽媽則箇。招姐道。是媽媽主的意。如何求得轉。我有道理。只叫引孫。一樣當不成家罷了。張郎問道。計將安出。招姐不肯說。但道是做出便見。不必細問。

明日劉員外做箇東道。請着里隣人。把家私交與引孫掌把。媽媽也是心安意肯的了。招姐曉得這個消息。道是張郎沒趣。便打發他出外去了。自己著人悄悄向東莊姑娘處。接了小梅來家。原來小梅在東莊分娩。生下一個兒子。已是三歲了。招姐私下寄衣寄食去。看覷他母子。只不叫家裡知道。惟恐張郎曉得。生出別樣毒害來。還要等他再長成些。方與父母說破。而今因為氣不過。引孫做財主。只得去接了他母子來家。次日來對員外道。爹爹不認女婿做兒子也罷。怎麼連女兒也不認了。員外道。怎麼不認。只是不如引孫親些。招姐道。女兒是親生。怎麼倒不如他親。員外道。你須是張家人了。他須是劉家親人。招姐道。便道是親。未必就

除非 是非トモ……デ  
 アラネバナラヌ  
 親似他的 彼レヨリ親  
 シキ者  
 不在心上 氣ニ留メヌ  
 這可不是云々 此句ノ  
 下ニハ麼チオキテ見  
 ルベシ  
 在那裡來 在ハ從ノ意  
 ナリ  
 可不道云々 此句ノ下  
 ナリ  
 道箇不是 此レガソウ  
 デハアリマセヌカ  
 一向怎麼說 其後ハ一  
 體  
 敢是 一體

指望 待設ケル

該是他掌把家私。員外道。除非再有親似他的。纔奪得他。那裡還有。招姐笑道。只怕有也不見得。劉員外與媽媽。也只道女兒忿氣。說這些話。不在心上。只見女兒走去。叫小梅領了兒子到堂前。對爹娘說道。這可不是親似引孫的來了。員外媽媽見是小梅。大驚道。你在那裡來。可不道逃走了。小梅道。誰逃走。須守着孩兒哩。員外道。誰是孩兒。小梅指着兒子道。這箇不是。員外又驚又喜道。這箇就是你所生的孩兒。一向怎麼說。敢是夢裡麼。小梅道。只問姑娘便見明白。員外與媽媽道。姐姐快說則箇。

招姐道。父親不知。聽女兒從頭細說一遍。當初小梅姨姨有半年身孕。張郎使嫉妬心腸。要暗算小梅。女兒想來。父親有許大年紀。若暗算了小梅。便是絕了父親之嗣。於是女兒與小梅商量。將他寄在東莊姑娘家中分娩。得了這個孩兒。這三年。只在東莊姑娘處撫養。身衣口食。都是你女兒照管他的。還指望再長成些。

可不比 可「更ニ又」

虧了 才底ヲ蒙ル  
當日 其當時

麻了 痺レル

早則 モハヤ

主意 考、方法

當日 即日

方纔說破。今見父親認道只有引孫是親人。故此請了他來家。須不比女兒。可不比引孫。還親些麼。小梅也道。其實虧了姑娘。若當日不如此周全。怎保得今日有這箇孩兒。劉員外聽罷。如夢初覺。如醉方醒。心裡感激着女兒。小梅又教兒子。不住的叫他爹爹。那員外聽得一聲。身也麻了。對媽媽道。原來親的只是親。女兒姓劉。到底也護着劉家。不肯順從張郎。把兄弟壞了。今日有了老生兒。不致絕後。早則不在絕地上安葬了。皆是孝順女所賜。老夫怎敢知恩不報。如今有個主意。把家私做三分開。女兒姪兒孩兒。各得一分。大家各管家業。和氣過日子罷了。當日叫家人。尋了張郎來。同引孫及小孩兒。拜見了隣舍諸親。就做了分家的筵席。盡歡而散。

### 拗相公 京本通俗小說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于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于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擊開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

此詩ハ白樂天ノ作ニシ  
テ全ハ左ノ如シ  
贈君一法決狐疑  
不用鑽龜與祝  
試玉要燒三日滿  
辨材須待七年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舅 平帝ノ皇后ハ王莽ノ女ナリ  
椒房 漢時皇后ヲカク稱セリ

醜 鳩ニ同ジ、毒殺スル

有詩爲證 次ノ詩ヲ見テモ分ル、此詩ノ通リデアルトノ意

先朝 北宋ヲ指ス

拗相公

九二

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却不把好人當做惡人。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己。乃醜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却不是完全名節。一個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

任性胡爲 勝手氣儘ナ  
睡舞チスル  
恁般 此様ナ  
却到 却ツテ、到ハ倒  
ニハ倒チ常ニ到ト書  
見ケリ、其ツモリニテ  
不是 過、ヤリソコナ  
目下十行 一目シテ十  
行ヲ見ルト云フ讀書  
一舉成名 一舉シテ科  
知縣 縣ノ長官ト  
僉判 縣ノ下ニ在リ  
太守 知府ノ長官  
坐堂 公堂ニ出テ、公  
事ヲ視ルコト  
翰林學士 宋代内廷ニ  
詔令ヲ草スル官

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個瞌睡死去了不醒。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個好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萬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個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個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修。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句。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任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汚。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爲翰林學士。天子問爲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爲首相。封荊國公。

拗相公

九三

皇陶帝舜ノ宰相、初  
伊周ハ湯ヲ輔ケテ、前  
者ハ成湯ノ内ヲ平定ス  
惟ハ唯シ海内ヲ平定ス  
不在話下、小説ノ套語  
ニシテソレハ借置キ  
一、套多數一カタメノ  
新法ノ新シイ法律、新  
伊子ハ彼ナリ、即  
勸他ヲ不轉、彼ニ勸告シ  
祖制ヲ先ノ定メタル  
來祖制ヲ支那ニテハ從  
トテ以テ大ナル稅政  
齊醮、僧侶道士ガ祭壇  
薦度亡魂ヲ祭リ濟度  
スルコト

行香ヲ焚ク  
漏下、叩頭拜スル  
四鼓、午前二時  
送佛、靈魂ヲ送返スコ  
拜、即祭壇ノ終リタ  
拜、其祭壇ノ前ニ數キ  
吳國夫人、王安石ノ夫  
人、侍女、腰元  
陰、冥府ノ官司、圖  
青苗法、王安石新法ノ  
一、分錢ノ利ヲ出サシム  
陽、現世ノ壽命  
急、流勇退、斷然官ヲ辭

拗相公

舉朝以爲阜陶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好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爲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兩個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

安石既爲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專聽一個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爲是。復倡爲三不足之說。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爲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誇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個個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

一日愛子王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

送佛。忽然昏倒於拜氈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環。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憤之時。恍恍惚惚。忽到一個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尙閉。見吾兒王雱。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早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詈。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他相判江寧府。我宋以來。宰相解位。都要帶個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

拗相公

一連續表十數通ノ  
 告上病氣屬ナスル  
 相判輔佐官ニ當  
 外任地方官ニ當  
 職銜實際ニ其資格  
 金陵非ザル別名有  
 昔此地ニ帝王ノ氣  
 鎮メテ埋メテ其チ  
 佛寺ナリ但ハ主ニ  
 尼寺ナリ觀ハ道  
 打醮家令執事  
 親會應甚ハ世故  
 甚會應甚ハ世故  
 東京ハ長ケテ今ノ  
 東河開封ノ首都  
 派下ノ流ニ順ツテ  
 分頭下ノ流ニ順ツテ  
 馬頭二同シ、準

拗相公

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地。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荆公託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駕一小艇。由黃河泝游而下。將次開船。荆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道。我雖宰相。今已挂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騷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詐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爲喜。言吾惡者。

驚動船着場、迷惑  
 起天カケル、事ヲ滋ク  
 常例出スル、小吏下男  
 等ガ心付、主人ノ威  
 ナリテ他ヨリ取入  
 白龍魚服、貴人ガ便服  
 常言スルコト  
 撐得船過、船ヲ漕イテ  
 便了スルノミ  
 痰火症、喘息病  
 管家下男、行カシム  
 過江チ波ル  
 打發長ス、行カシム  
 脚力或ハカ、凡  
 是是或ハカ、凡  
 二ツツノ事ノ上  
 縣置ク場各句ノ上  
 取討ノ宿屋  
 主家ノ宿屋

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攪事。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

自此水路無話。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荆公原有痰火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個僮僕并親吏江居。主僕共是四人登岸。江居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脚力。還是拿鈞帖。到縣駟取討。還是自家用錢雇賃。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驚動官府。只自家雇賃便了。江居道。若自家雇賃。須要投個主家。當下僮僕携了包裹。江居引荆公到一個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騾或馬三匹。卽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拗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留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

拗相公

當下直チニ商事ノ仲介チナ  
 經紀者御客様、官ハ敬  
 客語ナリ何處ノ雜種  
 驛ト馬トノ兼ネル  
 忙不得手廻リ兼ネル  
 官差役ハル、チ待ツ  
 没開不去養馬驛馬ヤ  
 無イ、不ハ語勢ニシ  
 テ意味ナシ、カ、ル  
 不字ノ用法屢有リ  
 不勾差使、役使スルニ  
 足ラズ、勾ハ足ルナ  
 抓尋下云々 搜シ當ツ  
 尋得下云々 搜シ當ツ  
 タトテオ喜ビニハ及  
 バズ、搜當ラナクテ  
 モ悪ク思ハシテ下サ  
 能勾ハ足ノ意ナレ  
 フノ意

差。那有空役等雇。況且民窮財盡。百姓饑殍不飽。沒閒不去養馬驛。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拗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個。要三個也不能勾。沒有替換。却要把四個人的夫錢。雇它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驛一個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時。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個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個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教他兩個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

日光尙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僮兒跟隨。走出街市閒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個茶坊。到也潔清。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

雇它馬是沒有。它ハ駄  
 ナリ、駄馬チ雇ハセ  
 下シテモ有リマセン  
 叫驢トハ我慢出來ル、  
 將就得合ハセ得ル  
 不耐煩。耐エラレヌ  
 巴不得。是非  
 也罷。亦トヒ、ヨシヤ  
 頭口馬匹、交互ニ  
 輪番ニ、交互ニ  
 稱付。日方チ量ツテ仕  
 悶拂フ。無聊テタマラ  
 茶坊。茶見世  
 白眼。王安石ハ白眼多  
 カリシ故斯ク罵ツテ  
 道院。道院ノ寺  
 消遣。無聊チ醫スルコ  
 則個。……スルノミ、  
 五葉。……スルノミ、  
 以前ノ太祖天子神宗  
 仁宗英宗ノ五代チ指

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

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

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與吃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個。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宇。荆公正欲瞻禮。尙未跨進殿楹。只見朱壁外面。黏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

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爲法。

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盡舊臣居散地。

儘爲新法誤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

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于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居



相君 王安石ヲ指ス  
儘ク、ヒタスラ  
天津橋、洛陽ノ西南洛  
水ニ架セル橋、古來  
有名ナリ  
香火道人 香火ヲ賣ル  
道士、香ハ線香、火  
ハ紙錢  
道侶 道士  
什麼拗相公 拗相公ト  
カ云フ者 拗相公ト  
掲下 剥シ取ル

趕脚的 馬夫、馬丁

村鎮 田舎ノ町、宿場  
打中火 中火ハ道中ニ  
テノ中食、中食スル  
隨身扶手 身ノマハリ  
ニ

拗相公

一〇〇

爲安樂窩。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曰。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個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荆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黏于壁上。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荆公將詩紙揭下。藏于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

五鼓鷄鳴。兩名夫和一個趕脚的。牽着一頭驢一個叫驢都到了。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驢。讓那驢子與僮僕兩個更換騎坐。約行四十餘里。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一步稟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

兀自 只、ヒタスラ、  
原來等ノ意  
坑廁 便所、地ニ坑ヲ  
掘ツテアル故坑ト云  
毛紙 粗質ノ紙  
登東 便所ニ入ル、東  
ハ東廂ナド云フテ便  
所ノ意ナリ  
知鄆邑 王安石ガ初メ  
鄆縣ノ知縣タリシコ  
トヲ指ス

就左脚 左脚カラ  
方鳥 方形木底ノ靴

甚言語 如何ナル言葉  
盤問 訊問追究スル

來。你們自去吃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衆人吃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個坑廁。討一張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鄆邑未陸時。 爲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奸先有識。 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 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東。覷個空。就左脚。脫下一隻方鳥。將鳥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荆公復上肩輿而行。又三十里。遇一驛舍。江居稟道。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

拗相公

一〇一



へ、高キ物ヲ排シテ  
安キ物ヲ用ユルヲ得  
セシムルノ法  
上番順番ニヨリテ保  
甲ノ教練ヲ受クルコ  
供送、食料ヲ送届ケ供  
保正保甲法ニテ十丁  
保トシテ大保ヲ都保  
トシ、都保ノ長ヲ保  
正ト云フ

太狠 餘り烈シイ  
老人家 老人ニ對スル  
尊稱

吐舌縮項 舌ヲ出シ頭  
ヲ縮メル、之レハ恐  
レタル時ノ表情ナリ  
趕路 路ヲ急グ  
還了 仕拂ツテ

拗相公

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詔佞之輩所爲。其實害民非淺。且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徃徃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現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座中喧嚷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咤叱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矍然怒起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一賊。必手刃其頭。劊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恨矣。衆人皆吐舌縮項。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立起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轎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拙

錯過邸店 宿ヲ取リソ  
コネル、邸店ハ旅宿  
ナリ  
來早 明朝  
放不 置ケ餘地ガ無  
道理 方法  
安置 所ヲ與ヘル、居  
所ヲアテガフ

此詩第三四句ノ意ハ一  
〇九頁及一〇頁ヲ見  
レバ明白トナル

自罵奸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荆公連聲答道。沒有沒有。

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人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亦告以遊客貪路。錯過邸店。特來借宿。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轎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荆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騾驢放在樹林之中。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襤褸。鬢髮蓬鬆。草舍泥牆。頗爲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荆公見牕間有字。携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沾名街氣豪。死猶虛僞惑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浮辭誑葉濤。

拗相公

白屋 アバラヤ、茅屋

好生 甚ダ、非常ニ

隔壁 隣室

不迭 不過ニ同シ、甚シキ、堪難キ

和衣 衣服ヲ着タマ、

赤脚 裸足  
押 追フ  
州 音州、雞ヲ呼ブ聲ナリ

難道 不知  
シ アリマセシカ、ヨ  
モ ヤゴ承知ナイコト  
ハ 有リマスマイ  
免 役 王安石新法ノ一  
メニシテ徭役免除ノ爲  
メニ 錢ヲ納メシムル  
法 只 得 …… スルヨリ外  
ハ ナイ、已ムヲ得ズ  
吏 胥 待ツ 下級吏員  
ニシテ 古來人民ニ對  
シ 最モ 誅求ヲ事トス  
里 保 郷村部落ノ長、  
村 長 郷主  
准 與 他 文句無シニ、  
テシマフ、彼ニ許諾  
ノ 意  
烹 煮ル、調理スル  
數 定マレル運命

拗相公

四野逃亡空白屋。 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親睹。 一夜愁添雪鬢毛。

荆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誚。這老嫗獨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言語。遍于人間矣。那第二聯詩吳國。乃吾之吳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鼾之聲。江居等馬上辛苦。俱已睡去。荆公展轉尋思。撫膺頓足。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違衆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誤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荆公呼爲福建子。

是夜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偃臥。不能成寐。吞聲啼泣。兩袖皆沾濕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脚蠢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携糠糶。老嫗取水。用木杓攪于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鷄。粥粥粥。

一〇六

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衆人看見。無不驚訝。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爲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有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爲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豬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准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爲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荆公暗暗垂淚。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荆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悽悽。自己憂恚所致。思想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老嫗。收拾起身。江居走到與前稟道。相公施美政于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爲怨。今

拗相公

一〇七

閒氣 ツマラヌ怒

殺羿是逢蒙 往昔逢蒙  
ナル者弓術ヲ羿ニ學  
ビ盡ク其術ヲ得ルヤ  
トナ言フ即チタルコ  
ニ手ヲ嚙マレル意ニ  
テ王安石ガ小人呂惠  
卿ヲ信用シ却ツテ之  
ガ爲メニ惡名ヲ天下  
ニ貽シタルヲ言フナ

是處 到處、是ハ凡テ  
ノ意  
早晚 朝夕

拗相公

一〇八

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

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早飯。荆公看亭

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 懇諫良言過耳風。

只把惠卿心腹待。 不知殺羿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 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鬼責奈愁何。

荆公看罷。艷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有詩。是處皆有留題也。荆公問道。此詩爲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辭了相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早晚

白挺 棍棒

過目成誦 文章ヲ一度  
見レバ直チニ暗記シ  
テシマフ  
氣隔 喉ノツマル病氣

甚 甚麼ニ同ジ、何  
故人 支那人ハ男子  
廻避ノ外客ニハ避ケテ面  
會セズ、之レヲ廻避  
ト云フ

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伺候他來。荆公道。伺候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挺。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郵亭上轎。江居喚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飢。荆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羞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念佛。冀消罪愆。

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隔。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旁墮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荆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夫人迴避。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某一

拗相公

一〇九

枉徒ラニ、無駄ニ  
大限 臨終

誚讓 叱責スル

將手 手ヲ以テ  
批頰 頰ヲ擗ム

唐子方 此人變法ノ不  
可ヲ論シテ神宗ヲ苦  
諫セシモ聽カレズ遂  
ニ血ヲ吐イテ死セリ  
ト云フ  
(或ハ背ニ疽ヲ發シ  
テ死セリトモ云フ)

枉費精力。欲以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  
出此言。荆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敘及此  
也。葉濤辭去。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  
浮詞誑葉濤。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  
鬼卽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吾被鬼神誚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  
日疾重。發譫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  
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

註解 支那短篇小說萃選 終

大正十五年五月廿五日印刷  
大正十五年五月三十日發行

支那短篇小說萃選  
定價金八拾錢

有所權著作

編著者 神谷 衡平  
發行者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田中 慶太郎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尾藤 光之介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猿樂町二番地 株式會社 開明堂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文求堂書店  
振替口座東京二二八番

323  
685

終